

聖母行實

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行

No 36

天主降生一千六百三十一年版初極西高一志譯述

聖母行實

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三十七年版五上海主教惠准

Alph. Vagnoni, s.j. (高一志, 1566-1640).

VITA

BEATAE MARIAE VIRGINIS.

Editio 5^a.

遵教規凡譯經典諸書必三次看詳方准付梓
茲並鐫訂閱姓名於後

龍華民

耶穌會中同學

羅雅各

共訂

湯若望



聖母行實目錄說

遠西

羅雅



茲聖母行實，乃予友則聖高先生所譯，書分三卷：其一推聖母之所自生，與譜其自幼至老，歷年之行狀，并附其遺室之靈異於卷之末。其二，借古今聖人之言，以著聖母之大德，分爲十二端，蓋天主賚聖母之恩，而舉之於萬民之上者如此。其三，述其聖迹，亦分十端，則係聖母賚人之恩，萬分之一二也。讀者於第一卷，卽發熱愛聖母之心；於第二卷，卽發誠信聖母欽崇恐後之心；於第三卷，卽發冀望聖母主保之心。夫愛信望三德，乃事主事聖母之本德，而讀是書者悉得之，然則是書固我等不可一日離者矣。古聖有曰：聖母之行實，奉教者之鏡也，見之

而不知所從以改其過，崇其德者，無之，人可弗念哉？書成或勸余一言，弁諸首，以寓讚美聖母之意，余謂聖無庸余譽爲也。譬之太陽然，本體自光，弗以人言加彰，亦弗以人默加晦，卽欲昭其大德，以示世人，則諸聖人旣已言之，是書旣已述之矣，余何敢復贅乎？謹次其目如左。

聖母行實目錄

總目

第一卷 推聖母所自生并自幼至老行迹附

官室靈異

第二卷 援古今聖賢之論發明聖母大德分

爲十二端

第三卷 述聖母資人之恩畧紀聖跡萬一分

爲十端

卷一

總述.....一

聖母行實...目錄

聖母宮室.....二一

卷二

聖母爲天主無始預簡爲母.....二五

聖母蒙主寵福豫證.....二八

聖母始胎.....三〇

聖母生誕.....三五

聖母童貞.....三八

聖母精修.....四三

聖母聖績.....五一

叁

聖母行實...目錄

肆

聖母升天.....五三

聖母天福.....五八

聖母端冕.....六三

欽崇聖母何義.....六六

聖母於欽崇者何報.....七二

卷三

聖母提佑誦玫瑰珠等經者.....七七

聖母提佑持其齋者.....九四

聖母蔭庇諸精修之會.....一〇〇

聖母蔭保國家.....一〇八

聖母啓牖愚蒙護提學者.....一一二

聖母護生產者.....一一七

聖母拔拔垂終之難.....一二一

聖母提援貞潔之危.....一二七

聖母濟窮振難.....一三四

聖母罰儆不肖者.....一四〇

聖母行實卷之一

遠西耶穌會士

高一志

撰述

河東

段袞

韓霖

星源

程廷瑞

同修潤

總述

聖母者，乃造成天地萬物，真主降生爲人，所受孕之母也。行實多端，非穎舌能罄，茲特畧表其氏族，及聖功之尤著者，先總述其大概，而後分紀之，明如指掌，俾從教諸士知所景仰云。

納撒肋者，古如德亞國名郡也，自有天地以來，人類相傳，惟知欽崇一造物真主。中有王裔，名若亞敬，妻名亞納，夫婦幼習正教，密於精

脩，以其家貲均析爲三：一資聖殿，一周窮乏，一留自給；由是恩惠廣及，爲眾感仰。第居室多年，享諸順境，獨患無嗣，蓋世福缺陷難全，類如此也。乃夫婦脩益加勤，惟祈天主寵賜胤嗣，又許卽幸得嗣，必送聖殿奉事天主，不敢背愿。未幾，一天神降來，示若亞敬云：天主大慈憫爾，已允爾願，期年之內，爾妻當受娠，產一淑女，名瑪利亞；此女自母腹，全備聖德，逮至年長，當受天主降孕於其童身，用救萬民，爾宜慎保之。言訖，復告亞納，更叮嚀勿慮勿疑，惟堅篤其望，將必無負，遂辭去。夫婦各述神語，且信且感，時冬至前十有餘日，亞納受孕。此係古教紀述，真確無可惑者。

凡受生者，當神形交合時，皆染世祖之病，所謂原罪也。一染此罪，則性稟劣弱，易就諸惡，難脩諸德。獨瑪利亞，豫蒙天主祐寵，免其夙染，

始胎卽含聖德，是以形神之潔，特超眾聖；其一生易進諸德，實本於此。蓋天主旣寵之爲母，豈容纖疵點染？古今聖賢，萬口一辭，咸謂聖母與日爭光，與玉比潔，絕不染原罪，信矣。

受孕九月後，於納撒肋誕生，匪但父母之樂，實係普世之慶也。生八日，從國俗立名，卽依天神所稱瑪利亞稱之。至八十日，若亞敬及亞納夫婦，依古禮，抱瑪利亞獻天主臺前，并獻所携禮物而返。自後弗敢私恤輕視，惟致力傾心，善其本躬，以率於神修。至滿三歲，慶酌前願，特赴日露撒冷國都大殿中，先以潔物享祀天主；次謹告曰：斯小女，乃昔予夫婦懇切祈望，而幸卒獲者也。今滿三歲，弗敢忘主大恩，久留私室，以違前盟，恭獻臺前，望吾慈主惠納於斯，俾得終身服事，幸甚。再向司教者曰：是女也，上主允予夫婦之求而錫之，今復歸之，義也；惟吾師以

道德引而成之，則夙願畢矣！是時瑪利亞卽一心向主，辭別父母，絕無繫念，蓋已立遠脫世情，欽崇天主之表矣。

于是司教者，一見瑪利亞，年雖甚幼，而儀容端飭，迥異凡女，卽知中懷聖德，欣然居之童女之宮。宮立殿側，蓋容一國所寄童女，使之伏聽賢婦之訓，靜習女德，及笄遣歸，以禮嫁之。瑪利亞初入女宮，猛立高志，絕諸嬉笑穉態，惟密登聖殿，朝拜天主，靡渝；或入私室，潛自捫心，嚴察其念其言，并其動靜，合宜與否，漸至默思天上之事，沉潛涵泳，洞徹聖道微奧，益加勤修，優造聖域。其見諸外，多聞寡言，謙己尊眾，視女中懿行者，輒師事而法之。長者有命，雖苦不辭；採取善言，踐行善行，衣素弗文，食粗弗飽，言遜弗傲；其動履端莊而不促急，其容色和婉而無煩憂。與同侶交，不但毀言妄語不設，卽狎笑躁情不形，周旋中禮，無須臾

失；且又時執卑役，遵命事長，顧病濟困，掖弱扶危；或勤事女紅不厭，以供祭祀；或恭玩經典罔怠，以益神糧；妙義會心，應存自警，則隨筆以紀之；偶偕同志，可與發明，則直揭所得以授之。總之起居表裏，隨地隨時，無不盡分合宜。蓋將弘肇聖業之基，自應若是其凝且固也。乃天主恒加寵愛，每遣天神臨格，密爲啟牖，倍其功德，日益精純，繇是同修女伴，眾競興起而趨法，恐後焉。然其德愈盛，其心愈虛，更求精進，未或少息，譬川潦集之益盈，而其就下益速也。

至十一歲，父母壽終，瑪利亞用其所遺禮葬，既畢，乃益自勵，趨向至善，知天主所與時日，不可輕擲，因矢志精潔，絕却財色名三欲，誓不少染。蓋斯人雖有卓越之志，苟於三者，一有迷惑，必不克前。故凡聖教中，誓永修貞潔不渝者，必以瑪利亞爲正鵠焉。

至十三歲，當世俗婚期，司教者以無父母，因與其戚屬代議嫁之，以繼其祖之後也。瑪利亞聞之，急辭曰：昔父母獻我於斯，終身奉事上主，吾承二親之意，誓守永潔，以謝主恩，豈敢婚配焉？司教者欽服其言，未敢決，乃告請於天主。天主乃默授厥旨，令瑪利亞同族公議所配之人，又遣天神示瑪利亞勿懼，主必保守爾貞，不致妨碍。茲眾所擇配，實係終身持潔之信士，天主不過俾爾僅成婚禮之迹，一則杜人世之嫌疑，一則障阻蠱惑之鬼魔，弗使明達天主降孕之道也。瑪利亞既獲主旨，卽順主教之命，于歸若瑟。若瑟蓋王室之胄，亦自幼精修，不染世塵，茲乃伏領主命，恭迎聖女，居止祖室，並矢各守童貞。瑪利亞一入閨闈，益奮前修，若瑟亦感其盛德，心企躬從，斯固遂其相成之至願，而天主之所降諭，益信矣。

居二載，時瑪利亞年十有五，天主降生屆期，先遣一天神朝報之，向前呼曰：亞物滿被額辣濟亞者，主與爾偕焉，女中爾爲讚美。瑪利亞驟聞其語，見其容，驚而且疑。天神復呼告曰：瑪利亞，爾毋疑畏，幸獲天主福寵，將孕一子，名稱耶穌，此子乃大奇異，是必登皇祖達味德之位，而建無限之基業，實係天主費畧降孕爾身，非世人比也。瑪利亞雖蒙聖諭，未達受孕何繇，恐損厥貞，謹對曰：吾矢志貞潔，永避人道，所云孕產，將如之何？天神曰：此全不繇乎人，惟繇天主全能耳；天主旣選爾爲其母，自能庇爾，爾又何虞？且不觀爾姻依撒伯爾乎？平生羸弱無孕，至茲耄矣，乃蒙主佑，已受胎六閱月，仗天主福命，奚難孕乎？瑪利亞因信神語，對曰：主之婢女在茲，希惟致成於我，如爾之言。言訖定心，瞬息之間，天主第二位費畧，因天主第三位斯彼利多三多之神用，降其胎成。

孕。蓋斯彼利多三多，以其神用，聚合瑪利亞腹中淨血，化成小軀，卽賦之靈魂，用全人性，乃天主費畧接合之於己位，而天主性亦全焉。此瑪利亞所繇得孕，而實稱天主之母也。

瑪利亞既受天主降孕，靜隱數日，感謝至恩，因憶天神所言依撒伯爾受孕之事，卽偕若瑟往謁之。至門施禮稱賀，依撒伯爾遽覺所孕之子，自腹踴躍，因知天主降孕於瑪利亞有日矣。不勝欣喜，呼誦曰：女中爾惟讚美，爾胎子并爲讚美；我何人斯，敢當吾主之母，遠來顧我？爾德崇峻已極，是宜天主寶諾，終不爾負，而真福其必爾從，萬世之下，惟爾瞻仰不忘焉！瑪利亞聆此譽頌，益起謙恭，口約成章，告謝天主曰：吾神稱揚吾主，極悅喜於救我者，緣主俯憫婢之卑賤，將昇萬世讚頌，我爲真福，賜我奇恩，用影聖榮，并厥聖名，莫大仁慈，恩施于敬畏之子孫。

永世相繼，以厥臂顯厥能，滅人傲心，提人謙志，福彼饑乏，空棄富飫，爾惟不忘意，臘阨耳之小，終爾聖慈，賜與其子，以踐所許于先祖亞巴郎，及其後嗣于世世之世。祝畢，依撒伯爾恭接入內，同居三月，乃辭歸。

聖母自受聖孕，聖若瑟猶未知其故，但覺聖母之腹日起，又明信其聖德純備，不敢疑問，躊躇弗慰，冀天主示之。瑪利亞亦覺聖若瑟心懷憂疑，猶自謙抑，不敢輕泄，亦惟乞天主解慰之。天主果鑒其誠，卽發天神臨聖若瑟之室，以其聖配受孕之神功，夢中曉示。若瑟恍然大悟，益加敬順。嗣後事事服役於聖母，頃刻不敢忽焉。迨聖母胎臨九月，產期將近，會西國宗王，以舊制，令民各於所屬原府，報冊送京。時若瑟與聖母雖遇隆寒，道路修遠，兼值貧窘，然以生民急公之分，不敢違恤其私，卽奉令登程；二聖在途，備耐諸苦，難以殫述。冬至後三日，抵伯冷屬

府城下，行旅充斥，無復餘次，始就道旁一廢廬寓焉。是夜之半，產期已迫，聖母乃就靜隅，默肅祈主，毫無苦難，遂誕聖子。譬之日光進出于玻璃瓶，而玻璃如故也。是則聖母雖產，猶然處子，豈非終古絕無僅有一大聖事哉？聖母初視其子，不免色寒，心爲之動，輒裹以舊褐，權置於傍之馬槽，先盡臣禮拜之，繼用母情懷之。時若瑟曰：擊聖誕之奇，亦恪敬供事罔怠。乃于誕生之八日，從古規行割損禮，卽以天上所賦名耶穌稱之。耶穌者，譯言救世也。以是知救世之功，其托根於苦與貧者固若此！又越數日，有東國王者三人，見天際有異星浮空，其光絕大，適符古經所紀大主降生之兆；于是三王各離本國，各乘駱駝，望星而至，會於伯冷府城朝拜降生新主；各出方物，曰黃金，曰乳香，曰沒藥，貢之，咸述異兆，俯拜稱頌。聖母接見，不勝愉悅，卽默自服膺，恒以自慰也。三王仰

奉聖母聖德，多領慈訓；及獲見造物真主，釋除諸疑，久之，方辭歸國。

于是聖母從聖教規，居靜四十日，然後抱所生子，獻天主臺前。正登殿，逢一聖士名西默盎，一聖女名亞納者，各有默感，來迎吾主，遂懷抱頌讚之。既而泣謂聖母曰：斯子真救世者，然如正鵠，爲世眾所共射，將來刃刺爾心。聖母聞言，銘刻五內，叩謝再三，旋懷耶穌，同若瑟還家。居未久，有大患將至，主命天神以夢示若瑟，言如德亞國君，名赫羅得者，傳聞誕生新主，恐致篡竊，下令伯冷府界內，凡二歲以下新生之男，將盡殺之，宜急奔他方焉。若瑟卽順命，夜起束裝，偕聖母抱耶穌往厄日多國，又冒風雨窘難之苦，益知凡爲天主所寵，主必試以難勞，不一而足，卽二聖亦恒以是念自愜其懷焉。既入厄日多國，人感聖母大德，咸敬愛之，始明天主教降生之道。自後國中良民，棄邪投正，甚至矢志精

修，比比然也。二聖居此數載，赫羅得死，天神復引之歸國。

當時二聖與耶穌不執功業，無所欠缺。耶穌年十二，二聖守常禮，率隨國人遠赴公殿，瞻謝主恩。禮畢，二聖隨眾返，耶穌獨後，弗使二聖知也；在途竟日始覺，以爲在同旅，與其姻戚處也，徧詢無有，于是聖母芒芒轉覓，復抵殿中，時別耶穌三日矣；乃見端坐高士之中，答問經典奧旨，異之；徐呼告曰：吾子，爾胡離我側，而留於此乎？令爾父與我憔悴覓爾不已也。耶穌對曰：奚爲覓我？爾不識我天上父之事，我當在其中乎？言訖辭殿，卽隨二聖歸焉。嗣後經典，惟記耶穌恒侍母側，聖母亦事其聖子，凝神欽仰，法其精德，贊其妙用，餘未盡記也。

至耶穌年三十，宣教本國，周流四方，聖母時獲親炙。會有親屬，新婚宴客，延耶穌同聖母往臨以福之；酬酢方慙，酒忽罄，聖母見之，私告

耶穌曰：酒無矣。耶穌陽答曰：此何預爾我事？然聖母默喻聖意，囑司席者聽耶穌命。少頃，耶穌命携數器，實以清水，隨命變酒，酒卽成矣。酒成，主人大奇之，未詳其故；惟聖母及司席之役知之，因而徧傳之。此耶穌造聖跡之首，眾門人信從之始也。乃知聖母祈求聖子之言，必不虛負；以故後世聖賢，凡欲其意易達於天主者，必冀聖母代請，鮮不副望焉。

耶穌廣行聖化，已三年餘，其自天降來，愿行救世之美功，今當建立時矣。于是先辭聖母，悉告以將至之患；次聚諸宗徒，自迎苦難，聽許惡黨拘執，誣告妄鞫，備極凌辱，至釘十字架而死。時惟聖母堅持心志，隨處相從，毅然卓立於聖子苦難之前，衷痛慘裂，向所謂刃刺爾心，茲驗之矣。願聖母雖則悲苦不勝，而既盡母情，又合子心，求救惡人之罪，絕無讐恨，容止罔愆，情不掩禮，其永爲萬世瞻仰，宜哉！

耶穌既終，聖母偕宗徒治墓事瘞之，乃返城內，潛隱居哀，以候耶穌所許復活之期。第三日果如所許，死中復活，來晤聖母，精光四射，迥異生前，聖母乍見，喜溢尋常，譬之蝕後之月，去其陰黯，復接日光，其輝映不萬倍乎？

耶穌復活，留世四十日，諭宗徒傳教四方，雖隱顯靡定，其於聖母左右，時相與偕，且常叮嚀聖母，詳究教中奧旨，及明晰日後難知諸事，代勉門人，以所聞密訓造就之。

耶穌升天後，聖母率眾徒，集於舊堂，以候耶穌所許斯彼利多三多降臨之恩。第十日，正當殷勤求禱，忽天主教斯彼利多三多，托火舌形，降臨於諸聖徒頂上，施以大恩，而於聖母獨厚，倍萬不啻，賚予極其隆盛焉。

迨眾聖徒遵主命，出散四方，敷傳聖教，而聖母惟依聖徒若望隱潛於如德亞國都。斯時聖母神功課業，日益精新；愛主之心，慈人之念，日益懇切；或偕門人詳布神訓，或在公會剖釋疑難，或提援弱者，或寬慰憂者，或責桀傲者，不使縱恣，或勵失志者，不使惰窳，或遇暇日，親至耶穌向所棲止之地，覆視踪跡，追念其功德，因以大慰衷懷，而自利其神。斯時也，盡國之境，無倫不沐其澤，無人不受其訓，遠近賢愚，親疎老幼，咸倚之爲師若母，諸凡溺惡魔誘慾攻之徒，與夫遭亂世陷陋俗而處危地者，但所屬祈向聖母，未有拒卻而負其望者也。豈不爲眾生之依歸，聖教之楨榦，禦魔之樓櫓，諸德之安所哉？以故四方聖賢，有不遠萬里趨赴如德亞國，以求一晤者。曾有名士，名梯阿尼削者，從遠邦航海而來，一見聖母神德之容，又見無數天神，侍聖母左右，心輒敬異之。

嘆曰：使我非明知其不是天主，必將以爲天主矣！又聖人依納爵者，居一大郡，司教宣化，每闡聖母之德，欲動衆心，無不願親炙之。聖人以隔海遙險，止許男者往，女者惟謹致書，求聖母回數言以慰之。又有聖母屢適他邦，安撫而訓誨之者，此又足徵其爲主布化之懇，救人饑渴之無窮矣。

繇是聖母精修至六十餘歲，親見聖教廣傳，耶穌聖名顯播，自歎曰：吾世願庶幾足矣！所歎者，面吾主與親吾子耳。是念日切，氣力日餒，惟展轉告禱不已。于是天主先遣天神，報以升天福音，聖母聞之伏謝，然後傳示若望，若望傳之衆賢，未幾遍達國中。是時宗徒各居一方敷教，乃在天耶穌，欲顯異母氏神德，默使俄頃環集聖宅，不速而至，不約而齊，及本國聖人，亦集其前，聖母視之，慶幸不勝，告衆以歸天之期。言

訖，投身卑榻，旋顧左右，令近就以承其終言，因仰天祝告上主，大降神祐，使眾日就於聖域，用以統率世人，迪於正道，次以和睦互相愛讓，勸之。聖徒聞言，號哭涕洟，痛拜於地而言曰：小子輩敢不各竭心身之力，如慈母聖旨？願吾輩藐諸孤，在此危世，無父可怙，又復無母可恃，奈何？聖母重慰之曰：爾父雖在天上，未嘗不臨格於茲，安云失怙？卽吾或從主命，昇歸於天，自是亦將祐爾，又奚恃之失哉？爾輩哀殆過矣。辭畢，聖徒遂見耶穌率無量數神聖，降迎之曰：亞物瑪利亞聖母，苦冬已逝，福春洊至，茲吾慈母理宜離此垢地而躋清天，爾居人中，常行神事，惟天國是懷，罷德助重鑒之，故諸神亦從我來，迎歸本鄉，用登永定之位也。聖母獲聞聖子之音，且信且悅，乃端臥五體仰天，以掌合十字言曰：吾乃上主卑婢，雖無功德，希惟施及於我，如主之言，遂如寧寐，吾主耶穌

乃引其靈魂昇天而去。謹按聖壽，從耶穌誕年至茲四十有七；從耶穌升天，至茲一十有五；雖在世總數，諸史不載，而約之六十三歲云。

聖魂甫出，耶穌接迎，指引昇天，面謁罷德肋慈顏。于是天上羣神，前後左右，圍繞護送，述其功德，頌其靈事，且位之神聖之上，耶穌之右。其聖骸離魂之後，亦潤澤，亦鮮秀，亦馨香，天神洊至朝禮，時設美樂，令眾聽之致感，爭敬禮焉。其眾宗徒，咸各悵怏感慕，伏地瞻仰，依禮誦經，祝告畢，然後從俗傳以香液而謹殮之。是時遠近流傳，聖母昇天，士女湧集，禱籲不已。次日平明，聖徒親奉柩赴葬，熱色馬尼山；有一兇人，於中途舉手加柩，欲推而辱之；天主輒顯其罰，令所舉之手，倏自斷而膠於柩，不得脫；兇人自驚異刑，痛悔求救；聖徒伯鐸羅默求聖母慈祐，令兇人自就所斷之手，命之復合，果然；兇人偕大眾共謝聖母之恩。墓禮

葬訖，卽以重碑封識其山。眾宗徒居守三日夜無間，悲哀思慕之中，恒聞天神讚頌之異音，輒各述心中最所仰異之功德，頌而和之。時惟多默不在，乃亦不期而來，於葬後三日突至，堅欲瞻禮聖尸，聚眾徒復啟塚，惟殮服空存而已，遂驚異而紀之。從是古今聖賢，確信聖母聖軀，僅入死域，旋蒙耶穌光照復活，卽昇天堂也。蓋是聖軀，旣幸天主降孕，又以貞乳養育之，且畢世周旋之，載此異功，若使朽腐於塚，或久瘞於地，卽不相稱，故於其甫完生死之道，上主卽收之天國，俾合其神，以享無涯真福，理之自然無可疑者。且夫聖母形神，旣全在於天，凡我生民，皆有依倚，果堅向天國，慮無不得聖母之接引者。蓋天主於聖母，愛之至而尊之極，委以天上地下之權，爲萬民之主保，遂其救世之心，無求不得。是以聖人嘗謂聖教中人，正如百骸合成一體，耶穌其首也，聖母其

項也，一身血氣，自首而下，未有不絲項以相貫者。耶穌恩澤，皆絲聖母以下及於世人，故聖經謂聖母爲天門，乃諸福賜所繇出，諸善士所繇進焉。然則修行聖教者，於聖母不仰慕所求，可乎？又於其所當求者，不翹首望得，可乎？

名聖伯納篤嘆謂聖母曰：世間惟未識爾慈，未蒙爾惠者，是卽不讚爾德可也！其意蓋謂斯世斯人，盡在聖母慈惠中，或有未識未蒙者，乃陷於魔誘之人耳。又曰：凡入斯世苦海，欲免諸不虞之患，必仰此海星而後可。瑪利亞譯言海星且或遭驕傲嫉妬之狂飆，投擲於山陰；或爲人欲邪俗之險浪，沉淪於淵底；以至感疾值讐，遇難溺罪，懷疑患乏等，皆仰恩母瑪利亞，哀呼聖祐，定獲允諾；將見無不免之難，無不勝之敵，無不愈之病，無不立之德，無不去之惡，無不除之患，而謂有求不與，有叩不

應，未之有也。

聖母宮室

聖母行實，畧備前帙，茲舉其聖跡最顯著者，特爲紀畧，而宮室其一焉。蓋聖母升天之後，諸聖徒思納撒肋郡中，尙有聖母宮室幸存，乃天神朝報，天主降孕之處，以故每加敬仰。始則立臺設像，繼則祭祀談經，一以表其崇奉之虔，一以廣垂聖母及吾主耶穌之顯跡於萬世。乃聖徒一倡，善民羣而和之，時赴瞻禮，冀錫福而免禍焉，是蓋以聖室爲人世一大慶也。豈意大主降生千二百餘年後，土民漸忘其初，慢不加敬，致負聖母洪恩，獲罪大主；于是天主加之顯戮，許寇賊入境戕害之。聖母預令天神拔舉聖室，飛越天空，渡廣海而置之瑪際亞國中，示不屑居彼也。乃聖室新遷，是國左右鄰邦，聞而奇之，感激趨覲，領受多益。

未踰四載，國民亦復輕瀆，聖母再徙聖室於意大里亞，順擇比責諾省中之小山，善侶朝瞻，踵相接也。顧其地，林木叢生，乘便劫掠，守者苦之；聖母于是三徙聖室於近山。山主有兄弟二人，因往來者多，利益日繁，遂生貪奪，致相虐害；聖母又復棄之，四徙其室於右小岑，乃藉地主原名，始稱羅肋室，至今數百年，不復移動，并不改其名稱矣。此聖室屢次遷徙之異，以其隨處所遺恩蹟，遐邇流傳，無人不聞，遂乃競趨朝禮，所遇艱困，各祈拔除。繇是史誌聖室之跡，以其繁蹟，筆紀莫罄，因括之曰：萬種病疾，苦難災祲，一入聖室，立見除愈；聾者聽，瞽者視，跛者行，痿者伸，暗者言，負魔者安，直尋常事耳。以故萬民獻奉，極四海之內，奇珍異寶，概聚聖室之中，蓋將其誠敬，致謝所得之恩澤者也。雖然，聖室顯蹟之奇，又不加久存之尤奇也。千六百餘年，移徙者四，經歷道途，不下萬

餘里，乃自立完整，全無虧欠一切木石；倘有加者，輒自棄脫，若無所與焉。非惟不容加增，亦不容減損；往年主教德士，意欲於本方，做聖室立一小堂，敬奉聖母，因請於教皇，遣使私取聖室一磚，以爲堂中至寶；使者得磚馳回，途次多阻，非烈風雷雨，卽水滂川溢，所乘騎，數易不克前，雖強至本方，獻奉寶磚，而主教者病漸不起；幸蒙聖母啟悟，自悔前非，立遣返之；使者如命復行，無復阻滯，且甚順甚速，愈近聖室，病者愈輕，磚還，主教者卽無恙；繇是衆相驚訝，共爲嚴戒，卽室中薄物微塵，不敢褻慢，無論寶物矣。曾有惡寇，屢聞聖室厚積，遽起貪圖，統衆浮海來攻，望見聖殿之頂，卽若雷擊，驚慄失措，不能移步，遂逃歸；而念猶未已，乃三四入寇，三四抑退，卒不得逞。數十年後，別有海賊二船，掠聖室近地人物而去；是日卽值巡海名將，督捕獲之，縊於梟下，被虜人物，立返

本土。從是遠近之賊，更加警戒，善民更加感敬，恒圖所以仰報而表揚之。因是聖教宗主，大興營造，遠致寶石名木，外立巨殿，包圍聖室，既以奇珍文錦彰之，又以左右田里山林，厚封以資之，置五六院所，聚博學誠德之士，多俸糈以供之，使之或主聖教之祭祀，或代釋求解之罪讐，或拯濟窮民之匱乏，或晉接來往之善旅，或存積善人所獻之儀物，或紀錄聖室所顯之神跡，及所布之仁恩，各有攸司，不致淆混。至于奉教諸王，并其大小官職，悉感聖室之神威靈驗，或躬親瞻仰，或遣使代將，併致厚儀，用以充廣聖室之恩；以故本國老弱貧病，客旅土民人等，無不得其養者。奇哉聖室，恩施洋溢矣！豈筆舌所能盡哉？

聖母行實卷之二

遠西耶穌會士

高一志

撰述

聖母行實前篇所述，特其概耳，茲復就古史所載，舉其最神異奧妙者二十二條，詳著於篇，以起後世之欽仰云。

聖母爲天主無始預簡爲母

聖母既爲天主降生之母，則其稟受自異尋常，必爲天主所寵異無疑。蓋天主於無始中，自本自根，圓滿福美，及一切靈悟知能，渾然全備，極尊極大，無有窮際，首造天神，以爲侍衛，次造天地，生萬物，以備人需，又次造成人類，置之宇內，以享所有，待終世之日，登之天國，同享永福，固大主生人之初意也。無何人類元祖，受生未幾，輒中魔計，叛恩方命，遂至點染元稟純性，以至世世子孫，受其遺染於無窮。天主已先鑒

及此，而惻然憫之，不忍遽絕，隨定後來親自降生爲人，療人重疾，而救
援斯世，脫於魔鬼之手焉。於時便鑑定一室女爲之母，次其世系，立其
名號，定其形質之美，性體之純，德行之備，及其生前生後所建之神功，
所履之聖域，以稱母皇之位，充至尊之職，皆已包含於其全體之中矣。
凡此雖非人臆度可測，然亦卽世情可喻而推。試觀夫人子之於母，無
不欲其親族之富貴，形體之研美，心神之明智，德行之昭著者。蓋緣子
係母後，母之榮美，子與其之，惟恨力不能加焉耳。若吾天地真主，旣以
至靈徹萬理，又以至仁周萬物，并將來之母，亦係其所造，安有不使之
克備內外諸德之全乎？藉令天主之靈，不蚤知其母之宜尊貴，又蚤知
而不肯加，是天主之愛其母，反不人若也，有是理也哉？古聖設有一譬，
更加明焉：帝王開國，擇地立都，必先精擇一區，以建宮闕，其基址必欲

深固，棟宇必欲崇隆，內飾殿廷，外開苑囿，備極壯麗，蓋以至尊御於其間，不如是，不顯其尊且貴也。今造物主，爲王之王，爲尊之尊，無耦無對，將降下土，建精修於神國，其自營之宮闕，固卽室女之胎腹，有不畢顯其尊榮者乎？矧帝王建闕，必先良師鳩材，羣工削墨，方能盡美；若天主則自運神功，不借外力，不待時刻，凡宜造作，是欲造作；凡欲造作，是能造作，初無遏阻；則從無始而預定其母之聖德尊榮，豈人所能測其萬一哉？是以古今聖哲，皆曰天主於將來，所播一切美行奇功，上之天神九品，下之諸聖萬善，皆約賦於其母之聖躬，使其後爲上下神聖之母，主實德之明鑑，精修之表儀，榮福之統會者也。蓋天主至尊無尙，則其降孕之母，亦至尊無尙，自應超絕神聖，如天懸絕於地，猶未可比也。

聖母蒙主寵福豫證

或曰：天主從無始自定降世救人，幸聞其義矣；但天主凡有所造，悉繇自主，欲作便作，何必預爲之計乎？答曰：凡從明悟有造作者，未有不預定規制，而先經營之者也。是以營室，必先定基，鎔金，必先定冶，況天主乃明悟之首，其經營豈獨廢哉？則從無始自定降世，亦從無始預擇其母寵福之，此理確然無可疑者。又嘗考古經天主初造人類，命之守誠享福，乃隨中魔誘，天主遂加之罰，因有原罪傳後世。主欲援之，卽向魔曰：汝方我命，而誘感人族，吾後必令一女，偕其胎子仇汝，令其足躡汝頂，汝卽欲微傷其趾，而弗可及也。所謂一女偕其胎子者，古來聖傳，咸指聖母偕所誕聖子耶穌云：蓋聖母旣絕原罪，又從生時，載有聖德，故克仇魔而躡其頂耳。從是天主始詳立聖母世系於其間，多生聖人，默示聖教將來種種奧旨，令筆之經典中。據經先聖母生千餘載，天

主立一聖德之王，名達味德，甚寵異之，卽預定爲福女之祖；於是聖王得以神目豫見，且朝賀之，吟咏讚頌，至謂天主曰：嗚呼！幸哉！見我皇母，立爾左右云云。又王之子撒羅滿者，亦蒙主聖寵，賜以大智，超絕古今，亦幸預見聖母福慶，而與之言曰：吾自無始受簡於主兮，天地未位，山海未奠，吾已孕於上主之明胎兮；造物者，其將轉投於我腹兮；汝係雅谷伯大聖之裔，而從我所寵忠貞之世族以生兮。嗣是又二百年後，有名聖意撒依亞氏，預知聖母景誕曰：造物主，將於來世，彰厥隱旨，令一室女，無人道而生子。又一百四十年後，聖熱肋米亞者，繼宣先聖之訓，曰：至慈吾主，將造絕大奇跡於此地，有一童女，腹懷一士焉。所謂童女，聖母是也；所謂一士，天主耶穌是也。蓋耶穌在母腹時，雖係嬰兒，其所含明智絕大，超諸庸人，故比之士耳。嗣是如德亞國，世多聖哲，正道相

傳，無不預言聖母，及其聖子將誕之奇；數千載後，果驗若合符券，無絲毫爽。足証前論聖母從無始蒙選於天主，亦自不得不然矣。

聖母始胎

大主造成天地後，四千餘載，若亞敬及亞納夫婦，賢而無嗣，恒以誠心祈主；主遣天神，報以將生淑女；未數日，亞納果福孕，上卷已載其概矣。茲復舉聖母始胎，詳其隱義，內含奇妙七端：一曰，世族之奇；自古如德亞國，顯族有二：一治國者之世族，一司教者之世族；二族原係天主寵異所立，均爲達尊，分位相埒，彼此婚媾，世相繼也；以故天主欲顯其母生誕之榮福，乃令從二族胎之，此一奇也。一曰，二親衰耄之奇；按上卷若亞敬亞納夫婦，老而無嗣，顧仗主庇，靡敢絕望，懇祈不替，終獲所願。推此則知聖母始胎，非人性力所及，惟得之天主全能。稽聖經所

誌，生自老親者，有三四聖士，咸天主所簡在，每寵異之，使建大功，宣聖教於宇內；因知聖母生後，所建功業，更非諸聖可比，則其始胎，尤徵天主寵異之至，此二奇也。一曰，無原罪之奇；依聖教定論，凡繇人道受生者，雖二親至聖，其始胎時，神形交合，悉染始祖方命之罪，所謂原罪是也。染是罪者，性伏惡倪，于是疾病夭殤，凍餒憂患，危險凶惡，種種苦趣因之；且迷溺於惡，如水就下，獎進於善，如石升上，應難者反易，應易者反難，是皆原罪所致，無可解免。獨聖母從母始胎，卽蒙主以全能庇之，絕無夙染焉。古有熱肋米亞，若翰二士，亦於母腹，獲免原罪，然先已受染祖累，後始蒙主祛除，加以聖德耳。若聖母初受生時，便已無染，匪但無染，且不能染，蓋聖母之身，日後將爲天主殿宇，倘少頃受染，辱必逮聖子之躬矣，於義安乎？以故聖經讚頌聖母，或比之全瑩無瑕之玉，或

比之至明無塵之鑑，或比之蕃茂無棘之圃，或比之至潔且清之泉。又諸古聖，咸謂原罪，爲聖母之所絕無，蓋聖母光榮，非天上神，世間聖所可比。且天主嚮責魔云：後世有淑女，足躡汝頂；尤知聖母必無原染。蓋邪魔所以誘害人性，漸溺於萬惡者，惟此原罪；倘非聖母始胎，原不染，何以足躡魔頂，而絕其引致諸惡之累乎？此三奇也。一曰，形神之奇：聖母二親，旣以聖德與偕，悉軌於正，絕無私慾，又蒙天主寵異，加以神力，則其所生淑女，形體全美，無以復加，非古今世人可比也。蓋外司百體，併兼萬秀，各得其所，分毫無歉，所以終身安和無疾厄也；若其神魂，最靈至善，尤爲無比。蓋凡人始孩，形質以漸而長，知能亦以漸而充，未有始出母腹而卽成全者；惟聖母始胎，形神內外，渾然全備，而內三司之美，遂顯其用，盡其職，而無需漸次焉。先聖有曰：天主亘古所賦諸性

之奇妙，皆約置於其母性內；蓋言聖母神形之異，超絕眾聖，包含萬美也。又有云：凡神形之奇妙，人可得於主，主可賜於人者，必悉賜於其母，而其母必得之，理固然也。此四奇也。一曰：慧捷之奇。凡人在胎，必待體質既成，始受神魂，以全人性；又神魂雖備，明愛記三司，亦未能遂施其力，須待生後，外司畧全，然後內司之力，方漸克施。乃聖母於始胎，便蒙天主異寵，其體質之粹，與神靈之妙，遂并畀之，無待出胎，而已明所當明，愛所當愛，記所當記；如太陽未出地乎，光已圓滿，肅出而萬物咸照焉。以故當嬰女時，司明之力，已徹大主預簡母皇殊恩，卽以司愛之力，傾誠感激，思圖報答，卽獻其神身於主前，願充役使；又且始立高志，終身恪守童貞，用以超絕於諸往世之淑女，表主異寵焉。從是神功綿密無間，日加精進，畢世勤修，蓋其未出母腹，而神修已裕矣，此五奇也。一

曰，定善之奇：聖教中比論聖賢之德，譬之月焉，有朔望盈虧明晦之異，變而無常，雖主或鍾愛，定其志於道德，然未免或蔽於取舍，而有出入；惟聖母獲主殊寵，其始胎便篤向於主，自甫生以迄乎終，恒常於善，毫無遷徙。經述聖母始胎之言云：吾主於造我之首功，卽加我護持兮。蓋聖母從母腹，自獻爲主之役婢，遂蒙護持，自定於善，永不能更易也。此六奇也。一曰，神形和合之奇：世人始生，旣染原罪，并受其罰，其人之神，每叛主命，而其形復自逆其神命，故聖經嘗云：夫神與形，恒相爭逆不和也。若吾聖母始胎之初，獲免原罪之累，而又加以諸聖德之寵，故其靈神伏順於天主，而形體伏順於靈神，旣無悖逆，又無強勉，以故神形最和，相親相助，非他聖可匹也。此七奇也。要是七端，不過聖母始胎恩寵之大凡耳，若欲詳測他端，其理甚奧，未易及也。

聖母生誕

聖母在胎，亦滿九月而生，但其生，不致母有產患。蓋始胎既免原罪，則原罪所遺之痛與污，自宜并免；是知二親之慶樂，非他人比矣。以平生所懇祈，所切望，蒙主所許之淑女，今始身親見之，烏得不喜？雖然，聖母之誕，匪第私室之榮，於天上神品，於天下萬物，大有關係，有公幸公樂焉，茲請畧述其所以然。天主初造天地，并造無數天神，置之天上，以爲侍衛，共享永福；其間一神，首傲叛主，從之者幾半，主遂盡貶爲魔，驅之幽獄；嗣是制生萬民，約期升之天國，以補叛神之缺，仍令享神福也。于是邪魔妬嫉人類，便欲陷人於惡，令其共墮幽獄，同彼苦難而後快；以故亞當始生，輒誘反命。然天主至公至慈，以魔之叛主，繇己人之叛命，繇魔，天主故嚴絕叛神而不忍絕叛人，因於天上善神，預示後日

降生救人，補其侶伴之仁旨；繇是善神九品，一覩天主所擇母氏之奇誕，卽知天主所營妙巧，指日可見，忻幸無已；乃欲發抒其樂意，聯翩來降聖母之室，一一朝慶，爭相讚頌。聖經云：天神見罪人悔過遷善者，必喜必樂；况始見聖德之女，將爲罪人之藥室，善侶之援引乎？至天下之人，其品凡三：一謂古往諸聖，二謂見存諸聖，三謂見在及將來罪人。論其首品：天主降生以前，古來聖人，雖當應蒙福報，第緣始祖債負未償，升天路隔，非天主降生受難，盡贖世罪，未有能通之者，姑置古聖之域，以待天主降取，故其控求希望，甚懇甚亟也；及忽聞天主所擇母皇旣誕，卽不勝忻幸，正如繫獄者，幸聞納贖，而出獄之期近矣，其頓慰往日之苦，喜可知也。論其二品：則宇內見存聖賢，或繇聖經，或聞先知者，所述天主降生受難，以贖人罪，啟天路，眞實不誣，故居平禱求，望其如期

而至，用成救拔之功；迨至聖母生誕，蒙主默牖，皆知爲恩主之母，則其喜幸何如耶？聖經述言若翰聖人，將爲救世者之先驅，當其初生，且致親隣喜悅，乃主之聖母誕生，所致福樂於其宗族親友，及一切聖人者，不更倍萬哉？論其三品：凡涉此世，悉受世染，溺於非義。聖經云：義士一朝猶七仆，況其下乎？夫罪猶瘟疫，非速治，必就斃。又人力皆弱，不能自振，去垢改非，底於正道，苟非萬民慈主憫恤提拔，更無所望。乃慈主匪徒決志親降，以振人患，又選擇一聖德之母，立之宇內，令爲諸善之表儀。及諸不善者圖改之庇蔭也；則聖經稱爲罪犯者之歸宿，患難者之怙恃，疾病者之藥室，正是之謂耳。然則世間一切罪人患人，因其生誕，其喜幸之至，亦可測也。譬之病於夜者，終宵呻吟，頃刻難度，幸聞啓明出顯，便測日光不遠，乃自慰其憂，病亦從此漸消矣。聖經嘗喻聖母於

明者以此也，則凡在患難病苦者，聞此吉音，自慰慰人，喜樂無已，豈不然乎？是知聖母聖誕，天上天下，無品不樂，惟冥獄中之邪魔，反惶恐悚懼無已耳。蓋從魔初誘人時，天主卽有淑女足躡其頂之語，今果見誕生，能不畏怖乎哉？是故後聖頌稱曰：夫聖母之始生世也，虜者獲歸，病者獲治，罪者獲赦，憂者獲慰，於善人加寵福，於天神加慶幸，於天主大顯其榮，及無際之功績，以故天上天下，無品不歡樂之；又謂聖母童貞之表率，正教之楨幹，登天之階梯，乃天神所樂，鬼魔所驚也。而約萬言爲一言，亦曰天主三位之光榮已耳。

聖母童貞

天主自造人類之始，定愿降世，投一室女潔胎，使雖產誕，無損童體，慮世人愚陋難信，未免致疑，乃多端設像，引喻上古聖賢，令其知之。

明，信之篤，然後書於經典，垂示萬世。後有聖人詮解，以著聖母寵福，其卒世童貞，誠有必然而無可疑者。蓋太初天主責魔之語，所謂日後一女，借其胎子仇汝而躡汝頂者，明許天主費畧降生之事，獨指其母而不指其父，以示孕產不繇人道，而以童貞爲母也。嗣是天主詔古聖名梅瑟者，以將來微妙之旨，訓誨下民：時於山中牧羊，忽覩荆棘一叢，發火大焚，然終不燬；聖人奇之，欲近審其故，忽聞天邊有聲，禁止之曰：勿近茲，茲乃聖地也；梅瑟紀其異。後有聖人註曰：焚棘叢不燬者，正指聖母孕生天主，不損其貞也。未幾，天主擇立聖人之兄亞鸞者，司大祭，因欲使民敬信，默召聖人取樹一枯枝置主臺前，其枝條茂盛吐花，眾奇之，遂共戴之，而聽其訓。古今聖註，皆曰：枯枝者，室女也；枯枝茂而吐花者，乃室女無人道而產耶穌也。蓋古經中，嘗稱聖母爲亦色王室之宗

枝，稱耶穌爲枝所吐之美花也。又後數百年，有先知聖達尼厄耳者誌云：王夢夢見最高岑上小石，無人推移，輒自墮，毀岑下金銀巨像。聖額我畧註曰：最高岑者，指聖母聖德之峻極，超越眾神聖也。無人推移，小石自墜者，指耶穌神力，自脫母腹，不費其母之力也；石小而毀金銀巨像，指耶穌以謙卑之道，摧挫邪魔之傲盈，及世間所崇異端之像也。聖經中往往比擬聖母於封泉，扁圃，明鏡。蓋封泉者，指聖母潔體無損，雖有生產，如泉之封，恆清不汨也；扁圃者，指聖母如圃生花，不受外患；明鏡者，指聖母貞體完全如故也。是後又有名聖厄瑟几厄耳者，天主啓其神目，見一絕奇大殿，殿中東門獨闔；天主諭曰：此門亘古未啓，蓋惟主繇之故也。聖奧斯定註曰：天主明示聖母產前產時，及其產後，實常處子，分毫無損童貞。蓋天主旣於投胎時，不繇人道，則出胎時，自顯全

能益加榮福；正如太陽之暈，進出於玻璃器，彌增光輝，匪直無污無損也。卽上古先知者，熱肋米亞與意撒依亞二聖預云：天主於來世將造未經見聞之奇跡，必使室女懷孕，且產其主。假令聖母於孕時或產後，微玷其原貞，則亦何別於諸婦？而天主亘古所許，未經見聞之異跡，何在耶？蓋天主降生，必欲顯其實取人性，真從女胎而出；又欲著其本性之全能，雖降生於女胎，而必令其原貞不損也。況天主降世原旨，肇立童貞聖範，自欲偕母氏共爲世表，豈以童貞之主出胎時，反致損童貞之皇母耶？又審天神預報聖母，以天主降生之意，聖母對以永矢童貞，孕何自受？時天神以不繇人力，惟從天主神功等語應之。達味德聖王於千載之首，預諭此天主降生神功之妙，托喻曰：上天降露下地，隱產救世之主。可見聖母悉不繇人力，獨承上天之潤澤而生產耳。繇是近

古大賢，偶聞時士有疑聖母終身童貞者，卽迎諸途而謂之曰：學士勿疑，聖母產前，以童身受孕，予杖所指，立有明徵，言訖，以其杖叩地，地卽應杖，發合歡花一枝。次復告曰：學士勿疑，聖母產時，童貞不損；叩地如前，合歡花再見一枝。又次復告曰：學士勿疑，聖母產後，猶然處子，至終無染；復叩如前，合歡花第三枝發矣。見者甚感其奇，于是恭敬天主明旨，確信讚頌聖母之貞潔不止也。以故前後聖人，悉皆篤信誠慕，無敢置疑以致瀆者。蓋信聖母於受孕時，悉無人欲之樂，因至產時，悉無痛苦之污；蓋樂痛二端，於人生產相因；今旣無此，則亦無彼矣。此聖母之終身童貞，萬無可疑者也。或問曰：天主投胎，旣不損其貞，何以徵爲天主眞母乎？曰：凡人必繇父母二人而生，是生之功，必分於父，而母僅得其半耳；天主降生，以其神功，獨注於母，則其爲母之義，必獨真切，設微

有損，則與人母無異，何以稱天主之母哉？是以自天神朝報以來，聖教尊信天主聖母卒世童貞焉。

聖母精修

精修之義，成以兩端：遠惡行善而已。茲舉遠惡言之：聖母從母胎，承主寵異，絕免原罪諸染；故教中聖人，凡論人世所冒罪過，不論巨細，聖母一切無有也，請詳證之。罪愆萬態，約歸二種：或有不善，或乏善；或不宜爲者爲之，或宜爲者不爲。一謂背違，一謂欠缺也。聖母匪但無背違之跡，併無分毫欠缺焉。蓋凡缺於善者，概繇三端：一曰，心思不覺；二曰，心志不及；三曰，德力不足。人性初染原罪，明司已受蒙蔽，其於趨避之宜，謬迷不悟；繇是愛司遂失正指，卽偏於私，屢陷於非義矣；且人性既失其正，則并失慈主所賜行德之資，而懦弱不能自立其常也。至於

聖母所稟性情，至純至粹，渾然全備，其靈才受主寵照，本分之事，超性之理，無不洞晰，非特無有迷誤，無有猜疑，卽不覺不思之缺失，亦所不容，繇是聖母明司旣瑩，其志與力，自然全遠於惡，無纖染焉。是諸聖所謂一念之蒙，一言之苟，一動之愆，一情之戾，聖母自生迨歿，非祇絕其形跡，且絕其端倪焉。以故聖經讚稱聖母爲完全美好，譬之盈滿之月，晴朗之日，明瑩之鏡，無茨之玫瑰是也。乃究其所以然，天主旣選爲母，尊無上矣，親無對矣，天主旣全精粹神妙，則次天主精粹神妙者，聖母也，豈宜纖毫微失，稍染於世塵哉？借令聖母猶有所缺，或不知焉，則愚知而不能則懦，能而不肯則不仁，愚懦不仁，豈天主所擇以爲母乎？故上文所述，近古聖人，咸稱聖母終身，絕無缺失，信矣！此聖母遠惡之精修也。至論行善之精修，乃愈難述焉，試揭其畧。德之宗品有七，其三品

使人正向天主，曰信，曰望，曰愛；緣非人力自致，乃賦自天主，故謂超性之宗德是也。其四品，使人節制生平之事，以至其所當至，曰智，曰義，曰毅，曰廉，是則雖賴主祐，亦係人力漸積之功能焉。

畧言聖母信德，有三可徵：一曰，天主以無始無形，全福無缺之聖性，將合有始有形，屬苦屬死之人性於一位，以致上下懸殊之二性名號相通，正謂天主，并謂人也。一曰，是天主性與人性，將合於一室女胎中，令其受孕生誕，仍爲處子，不損其貞，不污其潔也；此二端，亘古聖人，以爲最奇最異，非人思慮之所及；乃聖母一聞天神報示，當卽篤信承之，卽此信之之功，超越前後諸聖多矣。三曰，天主以所取人性，至受無數苦難，被釘十字架時，見在聖徒，無不驚疑；獨聖母時侍聖子之側，毫無惶惑，實信是諸苦難屈辱，正聖子擇取以贖萬民罪債者，是債酬畢，

人性復立，始全聖子降世之功。繇是聖教共相讚美，以爲諸篤信者之母。蓋以信德如聖母，無以尙之。

次言聖母望德之妙，約之有五：一曰，原矢童貞，雖有受孕生誕之功，全托主祐，望其必如所許而不負也。二曰，聖母當若瑟疑其受孕時，緘默無言，不急急釋其惑，以白己潔，惟望天主因時指示，默賜剖析也。三曰，聖母偕其聖子，宴於姻家，忽覺酒乏，卽懇濟於聖子，雖應之以冷語，自知聖子必不負其所望，竟囑役人順聽主命，旋致清水數器，倏變旨醴。四曰，耶穌受難後，宗徒及諸門弟，雖聞天主明許復活，未免爲禍患所搖，無不失望，獨吾聖母心志堅定，不疑不變，專望聖子踐諾，幸首覲其復活之慶，并蒙其首照之恩澤也。五曰，聖母又實望聖子，必保存其身體，不使生前染於世垢，豈肯使死後損於穢土？卽以神形之潔，全

登天國，偕其聖子，承享無際永福，而卒無不如望也。

至其愛德之妙，則更難言：聖母愛慕天主於萬物之上，寤寐動靜，飲食語默，瞬息罔間，神形之能力，無時不致其極，而自視尙如不及也。又妙在愛主心情，時加擴充，每極其功，彌倍其力，正如巨火增薪，勢愈熾烈也。繇是名聖嘗云：聖母仁愛之聖火，燃烈於心，終身不熄，直罄神形之力；至其身已故，其神尙飛天上，繼續其功，不使少斷也。蓋諸德之功，與身偕息，獨愛主之功，非但與身弗息，身後更精且全也。耶穌宣教時，曾云：愛友之實驗，無切於爲其所愛，甘心冒苦難，以致其命，乃聖母凡聞聖子苦辱，必趨其側，頃刻不離，以故聖經喻聖母愛主之誠云：萬苦之海，未能滅其至愛。世火之大者，遇水長力；仁愛之切者，遇難倍篤。此乃聖母三德之畧也。

再論聖母後四德之妙：一曰智：智者，言行無失；以觀聖母，其言必訥而時，約而旨，實而無虛，謹而無忽；其行，則儼而不斲，勤而不怠，凡有事所當繇者，必竭志精誠，用底厥績，未有不終事者焉。以此驗之，而聖經嘗稱聖母爲至智之潔女，殆不虛矣！

二曰義：義者，所行合宜；聖母義德之妙，首在敬慕真主，每以主恩無限，恒圖報謝，因時獻其神形之真潔，用悅主心，以盡其欽崇之誠，未之或間；至其所以孝親弟長，和侶體下，扶弱救乏，恕侮慰憂，援溺恤患，一切愛眾實功，無不傾心竭力，以致其精粹，不能殫述也。

三曰毅：毅之爲德，不爲逆屈，不爲順縱，中立自持，不移不變也。茲以逆順二境，徵聖母毅德之妙：境之逆，莫過聖子受難時矣。蓋耶穌備有全能全德，極宜愛慕尊敬，惟聖母知之最明，愛之最篤，乃忽覩其橫

被屈辱，倍萬苦楚，以至懸死於十字架上，無異寇盜，則慈母心如刀刺，直應痛死，而聖母於是時，全不張皇，非但不屈不亂，且操大節，以慰宗徒，絕無一色之變，一動之愕；又侍聖子受難之側，願偕痛苦，雖至致命無避；又當極苦時，悉忘己身，惟依聖子之心，思所以救害聖子者，懇祈天主恕赦不罰也。是可推聖母心志之堅毅，必爲古今人世未見未聞者矣。至論甚順之境，又孰過聖子之復活乎？當其時，耶穌於古聖所中，携諸往古聖人，從此升天，爰受福報，以畢救世之大功，爲天上天下，神聖之共主，此固莫比之榮福，他人處此，忻喜無任矣，而聖母以志之高，德之確，善攝其情，安然自若，毫不至言動之矜詡也，斯其毅德至矣極矣。

四曰廉：廉者，節制嗜慾之德也。聖母廉德之妙，從生迄歿，無時無

事不著自初始母胎，首誓終身童貞，而以神形之潔，懸絕諸神聖矣；至其內外諸司，於非禮之失，不容纖渺；其日用之需，甚寡甚粗，僅足存命，不致飽飫；又屢守齋戒，一以悅主心，一以精己功，一以償人罪；其寢寐常如醒寤，不間神功，不負寸陰；衣裳質潔，不文不飾；親知，非不得已不往；至其威儀，與其謙和，每致人嘆異敬慕，如神聖之正表焉。是以伯納篤名聖嘗云：聖母真正之萬德，以貞爲冠，以謙爲藩；絲貞蒙天主異寵，絲謙蒙天主降孕，絲貞超絕衆神，絲謙自屈衆人；以故至公天主，立之爲母，冠之諸神之上，非過也，宜也。此則僅表聖母聖德之萬一，如天漢一星，滄海一滴耳。蓋聖經頌稱聖母大德之文美，獨指其外；至其內所蘊蓄，神妙淵微，古今聖哲，咸以爲不測，又何能言乎？惟有默敬而仰戴之耳。要以萬德森羅，未敢觀縷罄也。

聖母聖績

聖母精修，上章畧述之矣，茲釋其所成之績，然非人世建功之規，所可推也，惟就經典及聖賢所傳，或可測其萬一焉。凡功績之實者，根於人之性情，而成以主之寵祐；人性所以始功績者，惟恃明愛二力；彼癡愚狂夢之動，無與功罪者，以非出於明與愛也。明力愈精，愛力愈強，功德之積愈速愈實矣。但二力以原罪致傷，靡能自立功德，仍賴主祐，補其不逮。繇是天主，凡擇一人，用建異功，必先賦以美質，次加神智於司明，加聖德於司愛，又去諸碍滯，賜諸資藉，時相左右，竟致成功矣。聖母既蒙預簡，以充至尊之位，立至高之功，其所加寵祐，使獲盡職而全功者，宜更何如？是以教中聖哲嘗云：凡天主所可予天神及世人，與夫神人可受於天主者，天主已予其母，而聖母已受之無遺也。又云：神聖

功德之盡境，乃聖母托足之始基。然則聖母功績，至精至大，非思議所
可及，非口舌所可述，姑提二三端，以槩其餘可也。

一，聖母一功，并通諸功。蓋實德恒相因，弗能相離也。且聖母行德，
必向於極精極全，而精全非諸德之總域乎？蓋其神智最明，神力最厚，
愛敬之心極殷，天主之祐極備，則凡矢志於善行，必不止一德之偏，實
萬德之全焉。

二，聖母功無間斷。諸神聖雖蒙天主異寵，然以稟性之弱，及德之
分量有限，求其紀常嚴密，功無作輟，不可得也。惟吾聖母從始胎以迄
終日，曾無瞬刻之或間，故聖經指聖母神功之妙，述其自語曰：言身即
寐如息，而心實寤而未嘗息也。

三，聖母功無止極。聖賢論聖母，凡日用行事，雖最陋且小者，亦必

矢志精深，求合主旨，用以悅其心，酬其德，卽盡致神身之力，猶歉然不自知其功也。蓋聖母旣洞徹天主無際之妙性，自應愛敬以無窮之至情，卽欲不如是有不可得者；乃其愛敬之情，愈長愈熾，下是天主酬以新寵，倍其神力；乃聖母又以所得新寵神力，復致虔修，益以新功，倍其前功，如是日新日進，百倍其功，以至無窮。故聖人嘗曰：天主與聖母若爭競然。天主以寵授，聖母以感受，天主倍其祐，聖母復倍其愛，如此遞加，恒無止極也。又曰：舉天神聖人，從生至終，所建功績，較之聖母猶勺水之於滄海也。又有云：聖母一愛之情，必勝大聖人終身所建之績，故聖母之績，非可殫述，惟天主知之而已。

聖母升天

聖母始生，卽蒙天主異寵，則告終日，必享殊福可知；蓋始終生死，

無不相應，初生之奇妙，卽善終之福兆也。矧始生之時，行猶未修，功猶未立，至若終日，精脩功績，旣極其所應得之寵榮，較始生不更甚乎？聖經云：聖人終日，有榮於主前。以聖母功德之至，冠絕諸品神聖，則終日之榮，又當何如哉？余於上卷中，業詮其畧，茲特揭數端，補所未及云。

一曰：聖母素有升天之願，世人之情，戀生忌死，蓋以生爲吉，以死爲凶也。乃若聖人，悉知世苦，非其本鄉，故視死之日，反如始生之年，非特無忌，尙懸望而忻慶也。聖母從始生，已領天主之諸恩，其洞悉世苦，及天國真福，比諸聖人更徹；其欲親臻其境，永受福照，無時不然，故亦無時不用祈禱；迨聖子歸天之後，其情更殷，面覩聖子之願，更熾，祈禱更懇，正如火焰升天，彌近彌疾，極欲獲本所而永安也。但惟念茲聖徒，或以己之在世，有所補益，則又不敢自便，而謙對天主曰：主之婢女在

斯，若欲留此以益聖教，或慰門徒，曷敢辭勞求逸？如其不然，婢女之所切願，吾主知之久矣，敢用復瀆乎？是知聖母愛主之心，與愛人之心，並爲切至，獨忘己私耳，天主豈不鑒其衷而遂其願乎？

二曰：聖母終日，蒙主躬迎，蓋天主感聖母祈願之誠，仍遣天神嘉俾厄爾，報以升天之吉音；次命聖徒，或遠或近，一時畢聚榻前，卽其餘隣國諸徒，聞之無不趨赴，以致其尊敬之誠者。諸聖已聚，乃天主耶穌，率天上眾品神聖，降臨其前迎之，蓋以盡其仁慈之極，顯其升天之榮也。嘗稽古今實錄，天主於名聖終日，屢親降迎，登之天域。又聖經嘗述耶穌歸天時，慰聖徒之言曰：爾輩勿憂，吾茲升天，預備爾座，日後將來，援爾同升矣。夫天主寵愛聖人，如是厚且切也，矧於聖母，其寵愛不倍萬哉？

三曰：聖母終時，不受魔怖；世人垂死，邪魔屢至其前，誘以不義不潔，意欲溺之冥獄，同受無涯苦楚。蓋魔性素嫉人福，見其將終，惟恐計無復施，以故乘機肆虐，無所不至；乃聖母則自始胎，蚤已足躡魔頂，且諸德純備，終身毫無缺漏焉；是時又有天主耶穌來迎，及眾聖左右護從，魔計雖譎，亦何繇以施其術乎？

四曰：聖母終時，絕無病苦；世人始生，因其所稟氣質，勢必繇穉而壯，繇壯而消，消則漸老，老則漸至於終矣；其間病苦相尋，迄終不免；此蓋原罪致然，無足怪者。若聖母既蒙主寵，盡免原累，雖年逾六十，生平絕無病苦之端；及聞天神報以升天之期，其愛慕聖子之情，如火益烈，百倍熾然，潔神莫禦，因遂飛升矣。故聖師確論云：聖母聖軀，一因天主隆佑，一因元稟至粹，未嘗違和染疾，其終時，雖變化於聖愛之火，正如

馥香一爇，而卽上升也。

五曰：聖母終時，亦無憂懼。凡人入世之日，卽定出世之期，是死乃人所不免也。顧人生時，神形相結最固，相眷最密，故至其相別，不能不哀愛，不慘痛矣；矧又有憚畏死後之罰，胡得不驚惶耶？若聖母神形兩端，各具聖德，以故相別之時，恬然自適，無所顧畏。經云：有德者之靈性，蒙主救援，死時痛苦，終不之及；况聖母預知神形，雖則暫別，未幾復合，永享天上無限之真福矣，又何憂懼之有哉？

六曰：聖母聖軀升天，聖軀離魂之後，鮮澤馨香，致生遐邇諸聖之愉快，天神降臨，慶禮設樂，三晝夜不絕，至三日後，聖軀復活，直升天復合原神。蓋聖母旣終身貞潔，立聖德之表儀，其體本不宜久留垢泥中，并冒他端之損淤，况其潔體，旣爲天主所胎，歷時九月，不爲不久，又豈

宜久繫塚中，不幾辱及聖躬乎？又吾主復活時，并賜往聖肉身復活，偕升天國。夫聖人於天主，下臣也，且猶優待若是，豈待皇母，反出下臣下耶？[？]耶穌是古今聖人，篤信聖母肉軀，蒙主恩復活無疑也。其必三日繫塚，而後復活者，一踐聖子之跡，二驗身死之真，三待未至之聖徒，使親炙其神澤耳。且其升天，不煩他功，直托聖子福力，自升向天。以故經述天神於千餘年前，奇訝聖母升天之景榮，相問曰：夫仗其所愛之主，從野土升天者，斯美女其誰乎？[？]觀彼天神羨慕於前，則聖母終時所蒙主寵之奇妙，不更可想哉？[？]

聖母天福

聖經嘗云：天主所備天上諸榮福，用酬慕己之聖人，悉人目所未見，耳所未聞，心所未及測者；蓋天主至富無缺，至慈無私，以故酬人功

宜久繫塚中，不幾辱及聖躬乎？又吾主復活時，并賜往聖肉身復活，偕升天國。夫聖人於天主，下臣也，且猶優待若是，豈待皇母，反出下臣下耶？[？]耶穌是古今聖人，篤信聖母肉軀，蒙主恩復活無疑也。其必三日繫塚，而後復活者，一踐聖子之跡，二驗身死之真，三待未至之聖徒，使親炙其神澤耳。且其升天，不煩他功，直托聖子福力，自升向天。以故經述天神於千餘年前，奇訝聖母升天之景榮，相問曰：夫仗其所愛之主，從野土升天者，斯美女其誰乎？[？]觀彼天神羨慕於前，則聖母終時所蒙主寵之奇妙，不更可想哉？[？]

聖母天福

聖經嘗云：天主所備天上諸榮福，用酬慕己之聖人，悉人目所未見，耳所未聞，心所未及測者；蓋天主至富無缺，至慈無私，以故酬人功

則死後應功之福報，亦無不以二力致也。茲畧詳聖母明悟之司，大蒙福光之照，朗然明徹天主性體及其性內之妙景。蓋天主性，兼含萬美之妙，聖母既明識之，業爲真福之根矣。故聖經謂天主云：福生之機，必在於識爾是也。乃聖母絲是福識，又明徹千古人物之性情，及所將生造之效，以至無窮；是則聖額我畧所謂人之神魂，幸識造物主，又何物不識耶？况聖母既蒙天主取爲萬民恩母，可不明其所掌之屬，以施惠澤，理其事而振其患耶？以故絲是福識，自然明徹古今萬民，所思所言所行，及密隱諸情之動，又識造物主，治人神之奧道，及萬民改惡修善，入聖域，登天國秘密之因也。蓋此種種物理，與神人之諸情，最有關於聖母之弘權，自應通徹而詳晰之。因是而推，聖母非止明識天上天下，神聖人物之隱密諸情，卽或人於聖母，欽仰之，憶念之，或禱其祐，頌其

功，謝其恩，凡與關係者，亦無不明識之也。繇是又知聖母福識，甚廣甚深，獨次天主耶穌之識，而冠諸神諸聖之福識也。

其愛欲司，依司明之福照，更得慈主之異寵，不得不致其愛慕之極，故其所享慶樂，無可言喻。蓋司愛既隨司明而行，則司明於物之美好，透之愈徹，司愛必愛之愈至，因懷之愈固，居之愈安，而樂之愈深矣。聖母洞識天主妙美，無有涯際，非眾神聖可比涓埃，即其愛慕之懷，安樂之深，必不可測也。聖經畧示天上諸聖所愛福樂，設譬曰：天主以清淨之滿河，飲足神聖之渴；又述天主語神聖始入天門者曰：善僕忠僕，卽入爾主之樂是也。世樂最微，可謂入於我中，天上之福樂極大，故謂我入於樂中。譬之海焉，汪洋浩蕩，人入之，卽上下前後左右，涵泳於其中矣。夫觀天主之賚善僕如斯，則接其母而隆報之，其福祿之極，當何

如耶？聖母之神樂神福，其畧可測者固如此。

聖母聖身之福樂，亦必應神魂所受之福樂。按經載天上聖人之形體，無不全備，四肢相稱，無餘無欠，氣度舒和，色貌麗美，清潔強健，內疾不發，外患不侵，身射異光，七倍於日，周旋六合，不待時刻，透山入石，了無留礙。繇是先知者，約論形軀之福德，歸之四端：曰光輝無暗，曰強固無患，本體強固不受外物之患也，曰輕捷無待，曰神妙無礙是也。聖母之形體，從始生時，全備潔淨，未嘗違和，毫無缺失，死後又無虧損，并無染汚，則至天上所受之福，所被之榮，其奇妙胡能以言悉乎？當其在世時，聖人悌阿尼削拜見聖容，輒嘆曰：使我非明知其不爲天主，決將以天主事之矣！設使是聖，謁見聖母於天國，忽視其榮福，又將如何嘆也？雖然，聖母天上所享之福樂不止於此，尙有多端，後詳之。

聖母端冕

聖經每云：天上神聖，槩如帝王，衣袞衣，冠冕旒者，蓋從人世所尙，以表天上聖人形體，所得奇美文飾也。又推上古世俗，凡戰勝者，必以花冠或寶冕加其首，用以旌其功，而顯榮之。以故聖經繇世所習所重者，迪人以明其所未見未聞之妙景，而因進之於精脩也。繇是從古凡繪聖人容貌，必繪光冠，周圍其首，意示諸聖在世時，匪徒義禮約束其私，又以高志強力，獲勝三仇，垂光榮於萬世，以故天國亦加以永福不易之寶冠也。然冠有三品：一曰旌潔之冠，所以加終身固守貞潔者。一曰旌義之冠，所以加於爲主輕生致命者。一曰旌教之冠，所以加於竭神殫力，宣布聖教以勸人善者。是三者，旣克難忍苦，用奉天主正旨，建立奇勳，則其受上報於天國，豈不宜哉？至論聖母天上所得之冠，兼含

三冠之美：蓋聖母從母腹，便已矢貞，已誓終身不變，其後雖受天主降孕，終無損染，予以立童貞之美節，而爲萬世之表儀，是聖母之貞潔，超萬貞潔上，則天主旌以福冠，必有異焉者矣。次聖母生平，爲聖子爲道義所冒，窘困艱難之至，古今聖史，未及罄述。西默盎對聖母，指所抱耶穌，有爾心幾爲憂刃殘傷之語：蓋聖母視其聖子之聖，而死於苦刑，與盜賊無異，實受憂刃於心中；倘非自立強志，又非聖子多加神祐，必不可當矣。故有聖論之曰：聖母雖身未死於難，於神心屢如死也。蓋凡觀惡徒加刑，辱於其子聖躬，其神之受痛，不啻若親當之；又聖子歸天之後，凡聞聖徒，及聖門諸弟爲道受難者，卽哀憫體之，以其靈神并受是難，則是無時無刻，不受憂刃殘傷而痛死也。以故後聖，每稱聖母爲諸致命死於義難者之主母也。是知天上旌義之福冠，加於聖母者，必又

奇矣。

又次聖母早蒙主牖，明徹聖教之微妙，及精修之規範，卽悉傳於同志之女，而爲之師；迄壯時，隨時隨事，無不致其愛人之誠，而進之於道德。至於聖子升天後，遵蒙遺命，代勉門人，遂殫神身之力，以奉主命。又居如德亞國中，或於宗徒及諸門人，詳說聖子生平所言所行，并所垂神教妙旨，無人不受其訓，遠近賢愚，親疎老幼，咸以爲師爲母焉。以故聖師稱頌聖母，以爲眾生之歸宿，聖教之楨幹，乃造天國而受母師之奇冠，又豈不宜哉？卽是可推聖母兼受此三冠之異，則所享非常奇妙之福樂，又安可測耶？至于世間，凡感聖母神風，或修童貞，或委命義難，或宣聖教，其登天域受福，必歸功聖母，而聖母福樂，更無時不增長，愈不可測矣。

欽崇聖母何義

聖母生前以德，死後以福，超絕諸品神聖，而位乎其上，則吾儕欽崇聖母，亦加於諸品之上，誠爲至當。茲先推明其所以然，次畧釋欽崇實義何在，以率世人效法，而致其虔云。

一、天主從無始來，卽寵異聖母，超邁倫類，又自始生迄死候時，加恩錫，畀其位次天主，而於天下天上爲至尊，且付以統御下世之權；是則天主尊寵母皇，至重至懇者，人盡天主之臣僕，可不以欽崇天主者，欽崇聖母耶？

二、在天諸神九品，在世聖人萬類，悉蒙天主默牖明訓，無時無處不致其欽崇之極。當天神受造首刻，卽預知天主第二位費畧，後將降生貞女胎中，其欽崇聖母，從是始矣。至視其在母腹，備具種種聖德，屢

降朝禮，揚其奇妙之功；迨升天之日，諸品神聖下臨左右趨事，護送讚頌，無不悉著其尊敬之至意焉。至若古今聖人，欽崇聖母者，亦無所不至；或宣揚以口，或紀頌以書，或承天主默啟，預標其異徵於未生之前，或覩聖母精修，悉載其行實於既生之後，以及身後所遺神跡，無不闡揚彰著，以提萬世敬慕之心。又或捐巨貲，建殿設像，虔祀瞻禮；又或立貞女潔士之院，束以芳規，令其朝夕事奉，稱頌聖母功德而倣效之；或又傳布讚謝聖母靈貺多端，迪人祈禱，以廣聖母恩澤；是則上下神聖，欽崇聖母，咸若是懇切矣，豈我等獨可或後乎？

三、天主非止擇取聖母爲其母，兼立一次已最尊之位，委爲神民恩母，因賜以異智異能，使管攝天上諸神，地下諸魔，及世間萬民也。以故聖奧斯定嘗曰：聖母旣誕救世真主，其救人之權，大於眾神聖之權，

無可比也；然則聖母仗庇天主所賜之權力，無難不克，無敵不勝，無疾不瘳，無魔不服，無物不聽其命；乃生斯世者，圖脫種種苦難，免種種魔計，於聖母可不仰慕而欽崇之耶？矧聖母非特無所不能，又且無所不慈，其於人之艱難，時切拯救，無待祈求而自急。古聖有云：天主凡將降僂討人之罪，聖母必爲祈禱，或息主怒，或減主刑，或寬罰限，或勸改圖，或去誘倪，或破魔計，或杜邪端，卒以保其命，全其德，致其福也。古西有名聖多敏我，時入主殿拜謝主恩，忽見天主耶穌發光高座，手持三鎗，似欲刑僂天下三種大惡，時見聖母瑪利亞，伏叩懇祈，恤憫下民，因薦二士，頒訓於眾，勸之改圖；一謂多敏我，一謂範濟谷，耶穌順允聖母慈意，卽囑二士，宣教率人改遷，以立奇功也。先哲嘗釋其所以然之故，曰：天主寵異聖母，報其功德之大，卽以其所有至能至智至慈三德之妙

旌之，令其以是亞於己，而懸絕眾神聖也。以故聖母既蒙主立爲萬民恩母，凡遇人生艱難危險，無不欲以其所得之權援拯之也。故伯納篤聖人嘆謂聖母曰：世間惟未識爾能，未驗爾慈，未沐爾惠者，是卽不讚爾德，不欽崇爾可也，豈不誠然哉？

至論欽崇之實義，何在此論雖隨，約以三端：心、言、行是也。在心者，又約以三德：亦不出信、愛、望三者。信者，信聖母形之貞，神之潔，德之全，功之奇，悉皆冠絕眾類無疑也。愛者，卽殷切愛慕，仰戴聖母於萬受造者之上而不止也。望者，卽凡遭禍難，及魔鬼、世俗、邪慾、三仇等患相攻，必祈求恩母提祐，不弛不惰也。卽或不遂所求者，慎勿以聖母爲不知不能，或不慈而失望焉；蓋或因爾求其所不當，倘遂爾求，反無益而有損；又或求雖合義，而非其時；此正聖母至慈所在，若求所當得，又及其

時，聖母必允慰爾望矣。

在言者，亦約以三端：一感謝，一讚譽，一宣布。人既無時不沐聖母恩澤，則心所愛慕，口亦隨之，凡所以謝其福庇，讚其美好，而宣布其神功者，或言，或書，務竭忱悃，使眾人咸知尊敬愛慕，匪徒自罄其私也。

在行者，約之有二：一在禮拜之虔切，一在效法之精勤。蓋凡人有諸內必見諸外，心之敬慕既真，則形之對越恐後，其瞻拜儀節，必有恪恭而無褻慢者；又凡能竭昭事聖母之誠，必須實踐聖母之跡，如徒云心信望，言讚謝，體叩拜，而行莫之踐，甚且違犯規誡，此則聖母之罪人也。曩者西有一童，知向聖母，恒誦其經課，稱其功德，而所行不潔，實反聖母，聖母憐之，而顯示以夢，舉穢器盛美味，賜童子，童子不敢就；繇是聖母設訓曰：汝常所誦經課，所奉讚譽，吾豈不喜；第爾心情不潔，正猶

美味而盛以穢器，何以令我享納乎？童子寤，深自猛醒，痛改前非，卒成聖德人焉。以故聖人伯納篤曰：凡欲遂所求於聖母者，勿懈於其聖德之教也；蓋聖母極謙極貞者，汝心倨傲，汝身污濁，而冀望寵祐，妄矣！異類難聚，異情難和，理之自然，可不惕哉？此外尚有聖師欽崇聖母數端，爲聖母所鑒悅，令垂訓後人者，畧述於左。

一，玫瑰珠規，或用六十三珠規，並詳三卷中。

一，教中聖人，欲表其欽崇聖母之虔，非止創制多規，及祭祀禮節；又於每年每月簡定數日，聚眾專禮聖母，念其功德，謝其恩惠；又於是日前，有持齋，不茹飲甘旨，用苦其身，節其慾者；又有於是日，多行拯濟貧病者；又有衣麤束縷，以鐵笞身，以鞭策背者；總皆計圖尊敬聖母，庶幾獲其福寵也。

一，聖母嘗以最美最約之規，示一貞女，卽令每日誦念主經一次，聖母經四次，奉獻天主第一位罷德肋，并謝其原賜聖母奇惠前四端；次復誦念如前，奉獻天主第二位費畧，并謝其所賜聖母奇惠中四端；終念如前，獻謝天主第三位斯彼利多，多三多，所惠聖母後四端；誦謝旣訖，祈求慈主，看聖母面，賜恕我罪，迪進我善，震攝我仇，登我天國，使享永遠無窮真福也。繇斯數規，各守其所能爲，以盡欽崇之本分可也。

聖母子欽崇者何報

聖母之恩，施人世也，極大極繁，無時不著，無方不到，無倫不沾，太陽之照，雨露之濡，尤不足以比之，卽甚愚魯無知之輩，恩猶及之；則其所以酬報欽崇之誠篤者，又何可測耶？茲提其要，可類推云。

一，凡以虔心欽崇聖母者，必蒙玄賜，心安體寧，無躁急，無顛躓，不

屈於難，不讐於敵，不迷於邪，不退於善是也；蓋聖母莫大仁慈，既逼邇天主，荷其寵異，而以權能統照下世諸務，凡可施其憫惻，何所不至哉？疇昔西有舟師，從幼欽崇聖母甚懇，因古規，日誦一百五十珠經，一日渡海，狂颶四作，帆敗檣毀，舟將溺矣，同舟咸驚失色，獨舟師優裕如常，執串恭誦聖經，托庇聖母，以待其援；霎時突起山岑，環峙圍舟，旋令安靜，眾數山峯百有五十，不知其所以然，羣相驚訝，于是舟師釋之曰：茲乃聖母之救我眾也；蓋我每日嘗敬誦百五十珠經，恭獻聖母，故聖母以此應其數，顯其慈耳。言訖，修舟以行，山忽不見，眾以感謝。

一、聖母凡遇敬慕虔篤者，非徒趨援其難而已，尙與共其所得於主之異能，異智，異仁，及諸善咸積焉。蓋凡父母之智賢者，無不欲其子之肖似也；聖母全德全慈，既容受善人爲子，則必以其所得異寵智能，

與所愛之子共之。是故聖人有云：耶穌爲首，聖母爲頸，凡衆爲體；此蓋言耶穌凡有施於其聖母，聖母必不自私，將傳之百體而養育成全之也。嘗考往籍，凡專篤欽法聖母者，其心智德力，往往超絕羣類，甚有愚鹵不解文義者，得其福祐啓悟，不假師傅，不繇書籍，徑能通達萬理焉；又有緣此洞徹，既往將來世務，及人心秘密隱情，而預告之，以益人之生，使達於道也；又有以人頓行天神之事，或一身一時，異地並見，或頃刻飛馳遠方，或穿透山石無礙；或但稱聖母名號，而獲寵祐者，又有別冊詳之。

一、凡專篤欽崇聖母者，身雖未離人世，實已得升天受福之質矣；蓋聖母旣以寵福及其權能，冠絕衆神聖，而位於聖子耶穌之右，則其所愛忠臣義役，豈能忘置之，不一提挈，使共享天上真福耶？經載聖母

言曰：凡聽我命者，必不辱；凡仗我而行者，必不墮；凡宣我德者，必將常生；又云：凡承我訓，日侍我門，伏受我祐者，究獲常生，永享真福於主臺前是也。熱爾瑪諾大士，謂聖母曰：人沐天主恩澤，靡不自爾先容，否則恩澤必不可得；然則謂爾脫人於其獄之永苦，而率之於天上之永福，不亦宜乎？安瑟爾末名聖人亦曰：聖母所棄，不得不亡，而其所寵，不得不存而升，信矣。前世聖德之婦曰生大氏，爲其乳子，每祈天主福祐，主答曰：爾子吾托之聖母久矣，勿慮也。中古有聖肋阿進方濟斯谷聖會，嚴修其行，一日忽見地豎紅白二梯，上接天際，且紅之頂有耶穌，白之上有聖母在焉。又見方濟斯谷勸眾徒繇紅梯升，徒如命，乃有至中級墜者，亦有甫升卽墜者；於是聖師復勸升白梯，乃見聖母愉色，從上相接，置之安所；是非聖母之能勝於天主也，蓋示天主寵異聖母於萬眾。

之上，因欲兆民倚庇敬祈，繇之以升天享福耳。以故聖經讚稱聖母以爲天門，諸福賜所繇出，諸善人所繇入，信矣！伯納篤聖人，謹約聖經之旨曰：凡欲遂所求者，托之聖母，必將不負，凡希詣天享福者，信從聖母，必將不誤，豈不然乎？

聖母行實卷之三

遠西耶穌會士

高一志

撰述

自聖母始胎，以迨升天，其間功德，爲諸賢所讚美者，前論已畧析矣。茲述其所顯異跡，令人知所當趨，與所當避，以致欽崇之全功，獲聖母之寵于不替焉。聖母至慈至靈，時感時應，其靈驗聖跡，古今聖賢筆紀，未能罄述，要不過千百中之一二。茲則更拔其尤奇者數端，彙之以便考證云。

聖母提佑誦玫瑰珠等經者

玫瑰珠經，凡十五端，乃聖母傳聖多敏我，令其訓誨世人者。凡誦經時，并以心思想耶穌及聖母生平各端事實，守是規者，每見聖母拔於惡，提進於善，護庇於難，歛束於順，生死不棄不忘。又有古用六十

三珠經，乃取聖母在世六十三歲之義，凡敬誦者，得聖佑亦然，敬述數條如左。

昔一牧童，欽崇聖母極虔，日行十五端工，無間無忽，并嚴守聖教誠規，邪魔妬之，將斷其功。一日善童偶感淫念，自恨自抑，然未知改悔正道，以爲罪無可解，甚以爲憂。魔乘機假修士狀，問以憂故，童不知，乃答曰：方感邪念，恐獲罪吾主及聖母耳。魔曰：是何傷哉？吾自幼勤修，亦未免時感邪念，不能拒止，且或順而行之，是何傷哉？童聞而心愈憂，愆愈烈，惶惑無計。于是魔復狀老士，而問憂故，童告如前，魔卽責之，以爲重犯天主罪，不容恕也。童請以可贖之教，魔曰：是爲罪之毒種，非致命不可贖也，言訖而去。童益憂，無可奈何，乃決爲致命計，先依常規，誦聖母十五端經，工畢，投纆欲死，聖母暗斷其繩，如是者三，童不知爲聖母

力也。魔復謂曰：天主不允是刑，易之可也。童乃燃巨火，先禮聖母，然後投其中，卽見一美婦，以寶衣覆火滅之。如是者又三，童猶不知聖祐，且奇且恨，終不敢寧，躊躇靡定。魔又謂曰：汝罪最重，更宜改刑，庶幾致命也。童哀苦甚切，奔河濱，恭誦聖母功課，卽欲投水，又見前美婦，伸手持登岸上，如是又三，聖母恩施無斁，而童尙未知也。聖母乃明慰其憂，破其迷曰：愛生惡死，乃人之情，爾何反是？且死非正道，自殘自殺，罪莫大焉；舉念一差，便墮魔計，可速入堂，告悔其罪，則魔可杜，而大難免焉。童因猛悟，急奔入堂，幸逢賢士坐主堂側，乃投告前非，懇祈指引，魔猶妬不已，暗塞童喉，使不得語。賢士諗知魔計，以聖匱懸其胸，祈求主祐，然後童得畢告解之功焉。於是賢士以前後履歷，細告善童，使知魔計狡幻莫測，并詳聖母慈愛之至，不負瞻敬實功。善童乃悟世道危險，魔計

難脫，卽棄俗投入道會，終身勤修，以謝主母之恩澤，致身後之永寧焉。

一幼童者，矢志精修，往拜聖人名會，從其規，雖資鈍，學習不進，然虔誦聖母工課，魔深妬之。一日乘間，誘發轉念，曰：吾愚頑輩，窮經析理，道德精深，非所及也。天國不可登，徒誤生平耳。曷若歸執舊業，尙可有益於人已耶？正躊躇間，聖母忽顯所衣寶衣，非常鮮麗，帶上密銘亞物金字，獨鍼工尙有缺處。幼者視之，嘆曰：異哉寶服，使工完無缺，不更美耶？聖母訓曰：汝前所立修德美功，無異此也。半途而廢，誠甚可哀。汝能寧心卒業，而完此工，則此寶衣，必獲全美。至終時，吾當携此接汝上登天國，永享前後功報，又何疑焉？言訖不見。幼者如夢復醒，大悟其非，爰補前怠，而建新功焉。

一小童牧羊者，初習十五端經規，每日恭誦，因成吟咏，頌讚聖母

功德無已。時有異端惡徒，聞其歌不悅，呵禁不止，怒而斃之。未幾復經是道，復聞是歌，驚異之，左右視，則向所斃之歌童是也，乃更駭，問故，童曰：人能斃我，天主聖母能活我，何異之有？惡徒爽然驚悟，卽辭邪歸正，始欽崇真主及聖母，以終其身。

一名士豐於貲，虔修聖母功課無缺，但緣交廣費多，家計漸落，以至懸罄，將入山潛隱，絕交遊，忽逢故僕相訪，具告以故。僕憐慰之，曰：主人能信僕言，何憂貧乏哉？主忻然傾耳，僕曰：向僕亦因窘入山，幸逢神人指示，大致豐饒，今主公欲振急雪憂，無過此策矣。主人卽從僕入山，初至，僕戒主人無動，自先叩向所投魔，詳其來故，并懇拯其主之窮也。魔喜允之，卽現其主前，曰：汝若虔心順聽我命，何欲不遂哉？主答曰：吾來意，正欲聽命耳。魔曰：汝心旣虔且決，先當背畔天主，吾始納汝。主曰：

諾。魔曰：再當背畔聖母，主人曰：是則我不敢也。魔卽懼而棄之，奔飛不見。繇是名士始悟，背畔天主大罪，遽趨天主聖殿，投聖母臺前，痛哭哀告，懇發聖慈，代求主赦。時殿中有一老賢士正行神功，見聖母自投耶穌臺前，代祈恕宥。初耶穌以其罪重，不肯赦，後因聖母懇求再三，卒允之。罪人目雖下覩此，但其心猶未慰，遂已赦矣。老士復舉所見告之，令彼感激不置，以自感所見聖跡，謂客曰：曩子所售產業器物，俱存吾室，且我所積財資，亦復不薄。吾無他丈夫子，獨一女，願盡室所有，以弱息爲托，子意云何？客聞感激從命，而富倍於昔矣。從是夫婦二人，明識聖母慈愛福力，無所不至，乃虔誠伏謝，恒圖所以報其萬一也。

一古有一士，志於德修，投入名會，日久忽受魔惑，以其規嚴奉約，輒馳想繁華，將返俗業焉。入堂辭聖母，依素規，叩禮聖像，仍誦十五端

經未畢，忽臥，明見聖母懷抱耶穌，自發異光，呼曰：哀哉！爾爲邪魔狡計所迷，至獲罪爾主，廢棄前功，失永福之望乎？吾因汝向有欽崇愛慕之心，誦習吾課，故特降救，以釋汝惑也。汝後勿怠神功，終時吾將援升天域，面詣上主，同享真福焉。言訖，乃與一証爲據，命士伸掌，印一聖母懷抱耶穌之像，士大驚異，奔告會長，因以大悟其失，矢志猛修，以至成功。

一繪士者，欽崇聖母甚切，旣徵於口，恪誦聖課，又徵於手，精繪聖容，卽繪圖鬼魔，亦無不盡力以醜其容，令視者絲外識內，恨且避焉。一日，魔現形曰：汝何恃，乃敢醜我形乎？士不懼，執業如故。時有新創聖母堂，士方彩其壁，及聖母妙容，邪魔倏發猛風，飛沙走石，毀士所立臺，士危甚，驚惶無措，疾呼聖母援祐，忽見所畫聖母形，伸手提持，懸空不墜，觀者梯救之，莫不以爲聖母力也。從是士彌敬聖母，彌恨邪魔，而魔亦

彌計復仇焉。時士鄰家最富，魔竊其金，匿於士室，金主搜獲，訟之官，士不能辨，依法論絞死。將刑，天神附耳教之，士卽呼禁役曰：彼中衣白者，乞拘一鞫，冤卽白矣。禁役如言，擁衣白者至，不刑自招曰：我魔也，盜金至某士家，雪夙怨爾，今聖母命我來言，我何能終諱？士因獲釋，繇是知聖母所庇者，萬魔不能害也。

一有擬絞二犯，繫獄，遇一賢士特入，勸其痛悔，以免身後永殃。其一伏拜悔解，恭誦十五端經文，殷求聖母，祐其善終，以至天域。其一弗聽以待死。一日二犯將往就刑，因病餒不能走，以驢載之，道經聖母堂，乃悔解者，所乘驢，疾入跪伏，其人潛堂內，追者大索不可得，但見其驢跪伏靈迹，始悟聖母所救者，非人力所能害也，不敢強索而退。從此犯人甚感，誓永爲聖母之役而修行焉。其未悔者，赴絞法場，而爲人與魔

之僂徒也，悲夫！

一有姊妹三人，皆習勤欽崇聖母之禮，值耶穌誕前一日，至堂中解罪，解畢，問賢士，以何功可致聖母臨格，獲其福寵？賢士答曰：神形潔淨爲首功，專誦行十五端經課爲次功，苟如是，聖母寵福，必可格也。姊妹領神訓，卽以虔志潔心，焚香默對，候聖母之吉照焉。至深夜時，聖母果格，其衣艷異晃耀，非日月比，四面銘刻亞物瑪利亞金字，先就長女，謝其誠功而降之福；次及中女，又次及少女，然皆衣金衣，而少遜美於其謝長女者矣。二女不悅，以告賢師，賢師解釋聖母神意，設訓曰：天主及聖母之福照，正應人之功績，恐二女欽崇工課，不若姊虔誠耳。二女伏領真教，卽更盡力欽崇，功加倍焉；卒格聖母均致其愛之之驗，降福無異也。三女幸復領聖母吉照甚喜，佩謝不止，仍誓終身守貞，以事聖

母不退也。

一賢女者，拜入修貞神院，習行聖母功課，一日登樓墜地，傷其脛，痛甚，呼號聖母扶祐，聲甫出口，聖母已至，傅以神藥，痛止傷瘳，無留跡矣。院中諸女，忽聞異香踪跡，至病女之室，知之，共相讚美聖母，頌謝無已，益更立志精脩，勤事靡懈焉。

一德士某，從幼欽崇聖母，行十五端課，日久蔽於魔誘，厭嚴規而嗜幻樂，乃自嘆曰：吾事聖母，勤行課誦久矣，未沐其澤，徒自苦耳！盍回俗自適乎？聖母因顯謂之曰：某年被火，四隣俱焚，我獨救汝，某日遭患，同伴皆亡，我獨生汝，敢昧心忘恩乎？不悛前非，將加重僇，言訖不見。士大驚，仰視空中，似有寶塔十五座，方造未完，因推向行十五端課未成，且慚且悔，矢志改徙，復執神業，逮終不怠也。

一士人某，初以俗染，懈怠善功，久不知改，幸逢名聖多敏，以善勸，令執聖母十五端課，免生前死後大難。士感動，自後善念日熾，神力日強，痛恨夙染，自欲滿滌一生罪犯，奈罪眾且隱，一時不能悉記，心慍不寧，悔痛不止。忽見一紙從空而下，備錄生平所犯愆過，乃感聖母恩澤，以告司祭，得領釋解之惠，心懷舒泰，因執聖母課功加倍焉。

一有賢士者，欽崇聖母最勤，每晨至郊園採花六十三朶，編製美冠，送堂冠聖母首，敬念聖母一生功德。日久，修益精進，復蒙聖母啓牖，避世入聖會，第從是不能如前製冠，心殊不慊，尋生疑慮，未知新規與初功孰是。正躊躇間，聖母顯慰之曰：自爾入會事我加虔，我業鑑而喜之，奚須花冠？但能堅志嚴修，每誦吾經六十三次，其功勝獻花冠百倍矣。賢士聞命，卽釋疑定志，誦經如式，朝暮罔間。旣而會長巡視，賢士門

尙扁，窺之，見賢士伏跪聖母臺前，異光圍繞，口吐奇美鮮花，每吐銀花十朶，隨有金花一朶間之，源源而出，傍一天神，謹執金絲逐朶貫之，製成一冠，加賢士之首，有頃不見。會長大奇之，叩其故，賢士對曰：並無他功，惟依夙規，誦聖母古經一串耳。會長更奇訝，令諸友做賢士勤行經串美規，而靈跡始傳於四方矣。

一昔有富室，以侈致貧，貪心忽熾，竟願從魔，投以契曰：我自今不信天主，情願事爾，希爾濟我急，而援我難。未幾，附從富客，復致富饒，自以爲得計矣。適過主堂，聽講聖母行實，聞聖母仁慈德能，種種聖異，大喜，始起改圖書名仁會冊中，誓定日誦聖母經一串。魔力阻之，曰：爾向所書契，猶在吾手，乃誦經祈求何益耶？其人聞之，雖亦不免驚愕，然托聖母神祐，定心篤望，旦夕續功，懇禱不止。一日入聖堂，叩禮聖母，伏求

追賜魔契，以杜多害；忽契從空飄落，至其目前，忻謝不已，投賢士前，悔告大罪，竟蒙賜解，安心返室，終不敢忘聖母之慈恩也。

一修士某，初投多敏我聖會，遯世精修，尋苦長命太嚴，遂爲魔惑，思欲復執俗業，將乘夜亡去。忽憶誦聖母串經未完，復跪誦，旣畢，拜辭聖母，兩膝忽膠不能興；士乃大悟其非，悔痛甚切，感佩慈母拯援弘恩，仍祈寵祐，繼修神功，沒世弗退也。聖母欲因以儆衆，不隱其跡，至天明，衆友至，始令之起，士乃伏叩會長，告解前罪，從是猛矢改遷，圖補前缺，終身建功焉。

一嫠婦者，謹訓三子，從幼習聖母功課，日先誦經一串，始赴塾。一日三子往學，長子失足墮水，了無踪跡，二子奔告，母聞之，泰然，至聖母像前，祝曰：此子吾向托聖母，今日任取任與，惟聽聖母仁命，敢違且怨。

乎？祝訖，往觀，見其子浮水上，躍然呼母；觀者大奇，援之登岸，問何以不死？答曰：吾室中所敬聖母聖像，明至水上持我，不令沉溺，故得不死。聞者皆感大恩，爭欽崇聖母，以獲福祐。

一賢士某，素備聖德，欽崇聖母，每行串經功課，惟謹積久，動眾教宣內外。會本郡主教卒，眾議共推賢士，賢士固辭免，執規行教如故，德益修，惡徒深嫉之，誣以他罪，訟於官，賢士不辯，觸逢官怒，失職敗名，舉國興謗言。賢士始不堪，憂疑不止，遂爲魔徒巧誘，入一異境，伏叩巨魔，冀雪其枉，甚且從魔命，手立背棄天主血契。魔喜曰：子且歸，尋如意矣。譎哉魔也！蓋是時主教者，已旋悟其冤，魔知之，故居爲己功耳；尋且旌其德，復其職，庶民亦復從如初。然賢士至，仍不多魔功，自以背主違教罪重，心卒不安。于是自訐自責，投入聖母案前，懇乞提祐，涕泣悲號，凡

三晝夜不止。忽見原書血契，從空墜入手中，賢士幸消重罪，卽趨主教之前，告解求救，更圖補失倍功，登高臨眾，自鳴其非，并揚至慈聖母功德之靈驗。言畢，辭眾歸室，投謁聖母臺前，叩謝大恩，誓死不忘，尋謁所獲血書之居而逝。後主教者，賜瘞於聖堂之隅，仍列於聖品焉。

一賢女某，自幼矢守童貞，其於聖母功課尤切，入山，見聖母古堂頽敗，聖像毀傷，心甚慘惻，乃對聖像祝曰：小女見慈母聖堂，及聖容虧損，無力修治，遂吾心願，我所能者，惟日誦經數串，以補財力不及，致吾微忱耳。祝訖，輒起功，日日相繼，不敢稍忽也。于是有二賢者，經是地，憩臥道傍中林，一賢猶寤，明見一羣淑女，衣紅錦金玉異衣，前後成列，擁一奇美之女。卽問後從者，是爲誰？今將何之？答曰：聖母，其同行者，皆往世守貞聖女也。復指前岑曰：近有聖女將去世，聖母往接引之，登天國。

耳。賢者驚告其友，共往訪之，至一茅屋，僅堪容膝，見聖女臥草上，病體
庭羸。二賢感異，詳究起居，祈聖女賜示其景榮之畧，以慰嘆慕之心，且
益精修焉。聖女允之，卽爲轉祈聖母，于是二賢明見聖母與諸聖女，俱
在是屋，安慰病女，接其神，引登天國也。不勝驚喜，遂伏謝聖母功德，并
瘞聖女之尸於善地而返。

一賢老者，他德雖未全備，獨欽崇聖母之心極虔，念串經無虛日，
工完，又必加二句云：真福之胎，蓋得懷產吾主耶穌！真福之孕，蓋得飲
乳吾主耶穌！以此美語，爲生平要務，草率之間，未敢忘也。一日感疾漸
危，苦楚痛恨，至失其望，自嚼其舌，痛不可言，忽見一美少年立榻側，乃
護守天神也，哀懇聖母曰：爾乃慈悲之母，斯人生平欽崇讚誦，爾旣明
鑒，危急至此，而不提祐之，將誰望耶？且吾主母，旣受主任爲萬民之主

保矣，今將奚諉？慈母勿棄斯役忠情，勿絕後人企望，此小臣所禱而懇切冀願者也。祝訖，遂見聖母親降，取乳乳之，舌卽如故，病體卽瘳，精力強旺，較前百倍，起謝聖母，矢志加功不已也。

一賢士某，欽崇聖母，專誦串經，以爲一日首務，未敢忽缺。一日途中，值大風雨無可避，且泥濘難行，乃私念曰：我時刻奉敬聖母，求爲主保，茲遇滂沱，知將我護也。卽加念珠於首，信步前行，見風雨常離身尺餘，泥塗亦變乾燥；旣至旅邸，衣履悉無沾濡，與先後至者迥異，眾聞而異之，競相欽崇聖母焉。

一幼者某，幸承二親仁教，早習聖母實學，每稱其功德，誦其經文；後惑於邪友，恣意狂悖，然終不敢盡置聖母工課也，因此頗存改圖之端。後感疾垂死，自覺其靈神，在天主臺前，聽審生平善惡輕重；一天神

持衡衡之，乃惡業竟重，將伏罪下獄；時復有一天神，將其生平所誦聖母經串，置衡之輕盤，而善業復重矣，繇是天主赦其愆犯，報其欽崇聖母之實功，以做世之怠惰者。

聖母提佑持其齋者

一有巨寇者，被同黨割其首，投降獻功；忽其首大呼曰：容我解罪死。眾大驚異，因請鐸德賢師，聽其釋罪；鐸德賢師至，首自合其體，起跪，具告一生愆犯；賢師既解其罪，因問何修，致此異恩也？答曰：我幼時，常聞誠持主日瞻禮第四第七兩日清齋，以敬聖母者，垂終必獲其祐，以全悔罪之功，免永苦之殃；吾雖不肖，積惡最重，惟於聖母之齋，從未敢忽也，言訖復死，聞者感嘆焉！

昔有一盜，雖以寇人爲事，然持敬聖母四七日齋甚虔，且於是日，

勸勉同伴，咸以竊殺爲戒。一日值齋期見捕，甘束手就擒，不欲自違夙戒。士師廉得其情，欲從未減擬流之。盜哀告曰：僕罪極繁且重，弗容誅，乃放而不令死，僕心不安也，願服上刑。士師大奇之，卽順其意，論絞死，棄諸野。忽聖母見於門者曰：方死者非庸夫，聖人也，宜瘞以聖人之禮，勿同犯賊棄之，盍以吾言告主教者。門者曰：爲盜兇徒，何得謂聖？聖母詳舉其齋戒化伴，及生前諸實功，且臨刑甘服罪狀，責悔終身之非最誠，非聖人而能若是乎？所謂一死之光明，足輝照一生之闇醜是也。門者甚服，馳告教主，卒葬聖堂焉。

一有二貴家，以地畝相爭，殺人盈野；厥後二載，有客數人過其處，聞有呼耶穌瑪利亞者，第不見人，審其聲，自萬骨中出，往視之，見一人之首，獨全無損，歌曰：吾乃奉教之軍兮，向欽崇吾聖母；前二載戰死於

此地兮，未獲告解我罪；時蒙聖母慈祐，不使我卽墮於冥獄兮；體敗而舌尙存，以待告罪，且領赦兮；幸爲我趨請司祭至此解救，而慰我愛，救我魂兮。衆聞驚異，問其生時何功，得致聖母如是寵祐？曰：亦無甚功，惟愛慕欽崇聖母，於主日前持齋一日，虔誦其經，獲聞譽讚聖母則甚喜；至于施窮振難解冤等事，終身弗敢忽，如是而已。于是衆爲馳請，主教者至，聽其告罪，赦之，遂不復言動，衆感聖母隆恩，于是爭虔事云。

一善人者，欽崇聖母甚切，忽聞弗郎濟亞國堂內，聖母神容，靈恩甚衆，步往瞻禮。歸時染疾，入仁院，病懣，未及告解而卒，魔將推之冥獄，受其稱罪之僂。聖母鑒其忠情，卽爲降救，乃具述其持齋，誦經，濟窮，自責，諸功，叩請於耶穌，祈恕其弱行，赦其犯罪。耶穌允之，命魔釋放；魔告以終時所帶重罪，必不容赦；耶穌命魔緘口，勿得逆命，蓋聖母權命所

及，非眾魔所能禦也。魔退去，聖母乃令其魂復合本體，以全悔解之功。院眾視死者復活，驚欲去，死者呼曰：勿驚，但請司教者，代解我罪，爲幸甚矣！司教者至，詳前愆始末，獲行解救，寧靜而卒。

一將士方行軍，見一村女有殊色，欲娶之；女素敬慕聖母，四七清齋，神形皆潔，聞之嘆泣，求聖母計護其貞。乃此將當蒙天主啟悟，痛悔已過，深讚女德，并遣親丁護送入貞女院，給其所須，以奉聖母。女幸免辱，又意外得遂其願，最感聖母靈惠，殫力勤修。後是將戰死，尸棄野外，貞女聞之，感其全己之恩，苦祈聖母大慈，救其靈魂。聖母現形慰女曰：吾正鑒是將向所立功，臨終時，祐使痛悔積善，今入煉獄，債已償完，將登天域享福矣。其尸愚民未識，棄於野外，茲告主教者，收葬聖堂，勿慢也。聖女遂以傳值會女長；女長初不信從，聖母特指女長心內密情，令

復告；女長乃服，遣使以聖母之言請主教者。主教者悉知其因，遂携士民迎柩葬聖堂內，并令眾感頌聖母弘恩焉。

昔一賢媪，爲敵寇所掠充婢，然虔持聖母四七日齋，并平日所誦神課，雖在行役，未嘗少置也。其主見之，卽以爲問；賢媪詳告其故，及所受實益焉。主時信從異端，仇恨正教，卽推賢媪於深坎之中；賢媪遭難，以心目向天，望救於聖母，遂蒙拔救出坎，御風而行，俄至本城門前，賢媪初以爲夢，久之乃悟，遂謝聖母振急大恩，以傳於眾。

一有室女，矢志永貞，投聖母前爲婢，因持瞻禮七清齋，每日謹完工課不惰。時有強卒，悅其色，將強圖之。室女見迫，卽懇慈母顯祐，乃對惡卒言曰：今日乃聖母瞻禮也，我爲聖母持齋日久，未敢違，且吾初入教時，幸借聖母名號，稱瑪利亞，子何敢圖污我節，以招聖母義怒耶？強

卒聞之，如被雷擊，惶悚而去，不復敢瀆也。室女伏謝聖母，遂執節終其身。

一賢室之少女，早承親師指教，愛敬聖母深切，每誦其經，習其跡，朝暮不忘，凡遇聖母瞻禮，必先持齋加功，苦形瘁神，以奉聖母，希獲其寵焉。時聖母升天瞻禮屆期，自覺愛慕之心，懇切異常，仰求携升天國，永依末光；乃蒙聖母賜允，不勝欣喜，以告其親，持齋自備。其親以爲迂，未信，而賢女如期入堂，跽聖母像前，依終規執燭，心目仰望聖母降取；至亭午，果有無數天神擁護聖母臨恪，顯陳天樂，召賢女相隨升天。其親見女仍跪不動，近視之，神魂已去矣，因而信感聖母不已，聞者咸讚頌焉。

一伯納弟諾者，聖人也，蒙聖母寵，自幼能剖善惡，別精粗，矢志貞

修，托聖母爲主保，每瞻禮七奉齋，執清課，不敢忽也。功德日彰，聖母施報，亦日倍一日。聖人從高座迹讚聖母妙功，忽有大星垂注其首，爲衆目所共見，是知聖人之言，足感聖母，故以是報其功表其德，使照萬世不沒也。

聖母蔭庇諸精修之會

自天主降世宣教，啟闢天路，率人改圖，每有高人達士，矢志精修，謝絕色財名，甘貧隱迹，專務克己，積德立功，以至勸帥士民同志，致精其念，其言，其行，以報主恩，獲其寵福。繇是西方諸邦，世有聖賢，創立會院，成就有志於斯者焉。是會卽恒蒙聖母寵庇，提拔於諸難中。蓋古今聖賢，立會定規，無不欲其從者敬愛聖母，百倍誠懇，而仰止之心，又日拳拳；以故聖母欲報其功而勉其行，無時不施靈惠，顯其慈，與其能之。

至也。茲陳數端，以便類推。

一古名聖布諾者，偕數同志，立會深山，專務苦修，忽蒙教主召赴西都，因囑賢友，嚴持會規，勿廢半途。時魔卽乘虛，圖間美功，煽動惡人，忽起疑謗，繼以嚴修之苦，山居之鬱，潛挑之，使生他念，賢友益加震惕，朝夕祈主及聖母，祐執工以克服之。忽見一美觀老士，卽伯鐸羅宗徒也，降立，慰以神言曰：諸賢士勿憂，天主聖母，從爾輩始修，卽鑒爾功，且無不顧爾急，振爾難，迄終保全，不棄爾輩，慎勿怠爾功，墮爾行，盍各勉之，言訖不見。諸賢感祐如復活然，憂疑頓解，不勝欣幸，于是日新其志，功加倍，業加進，道德之光，不可掩抑，漸致民衆仰戴，法其精修焉。

一賢婦恩加氏者，敬崇聖母，非諸女比，聖母亦殊寵之。其子羅伯篤方在孕時，聖母下慶，投以珍玉指環，曰：斯子將爲吾忠臣，吾從茲保

之，逮終不捨也。賢婦大喜，產後，聖母復囑慎加教育，致成美器，賢母領命，不敢少違。其子甫知事，卽志精修，欽崇聖母甚勤，及壯，圖建奇勳，以報聖母，乃合諸友立會，廣招士庶，勉勵勤修，朝暮不間。數年名聞四方，鼓舞萬眾，咸沐其神功焉。

一亞爾伯多古名德士也，從母腹，蒙聖母寵愛，生卽習聖母神學，無時不致力，以報私恩，凡值同志，切勸誘進，遂成善會，議執嚴範，以精其行，將以此獲天主及聖母之寵福。嚴範已定，請命祭司施行。祭司初未敢允，聖母投夢，嚴命祭司勿棄勿疑，蓋其來意，及其精修之範，皆從聖母默牖使之也。祭司驚悟，卽宣諸友面允之，且優加獎勵，執業盡職，從是加默理大聖會日昌，漸至布滿天下也。

一慕道之士數人，約爲一會，相見卽論德修，以養其性，而振其弱。

一日因聖母升天瞻禮，會合一堂，誦美聖母功德，蒙聖母默祐，灰心於塵世之暫榮，矢志於天國之永福，遜人目，修己行，咸自稱爲聖母僕役，以報其恩。如是凡七載，聖母鑒其誠，携多神聖，顯於各士室中，一手執衆所當衣之衣，一手持衆所當守之規，諭勸遵依，晨聚堂中，各述所見，無不脗合。從是諸賢，仗庇聖母至慈大能，日進於德之隆，日明於道之精，觀感摩勵，登聖賢之域者如林焉。

一名聖方濟斯谷，初登聖母堂，瞻禮行功，卽立精修之志，辭世甘貧，終身不悔。數年，道成德立，從者日衆，乃率赴聖母原堂，創立會規，以定美志。入都告祭司，初不見允，忽蒙聖母示祭司異夢，見大殿將頽，方濟斯谷負之以肩，因得不毀。教主大悟，卽宣聖人讚美之，併允其求，且令合會諸友，修身化民，善成其志。後聖人果如命，立功行化，皆聖母之

祐也。

一多敏我聖人，自幼極慕聖母，精習其經，謹踐其跡，以自致其神形之潔，以故聖母寵異，取立爲精修之長。初聖人入主堂，朝禮誦謝時，見天門忽啟，耶穌高座，怒持三鋒：一將刺貪財者，一將刺迷色者，一將刺貪名者。聖母垂憐普世之患，伏叩天主求恕；天主以罪重難容，聖母復懇，因薦多敏我與方濟斯谷二賢士，使其以言行表世，率令改圖，竟得兪允。二賢從是相晤，共殫厥力，救人心，迴風俗，以應聖母仁恩，以息天主義怒，繇是從化者多，且二賢所立功績，滿載籍焉。

一有世家三人，長于才德，托聖母庇祐，謝世榮勢，入山隱迹，將行奇功，先之都門，請命教主。教主委分司代考復命，蒙聖母顯示，三人誠志美節，非人力所及其思其行，皆天主及聖母所啟翼也，宜准其義求。

又將最潔白衣，最美經籍，令代傳施，以爲所當衣，與所當守者也。分司領聖命，厚接賢士，悉允其求，更勉其執志向前，卒業勿退。三士旣得志，遂托聖母福力，居何里物多山，立會廣修，至今數百年，後人猶仰其美節，揚其榮輝焉。

一意西巴你亞國二賢士，共立仁會，屬之於名聖日羅尼莫，凡志精修者，悉館焉。初未著名，和者無幾，卽同會亦不能無疑，甚至有求去之意。聖母從異光中，顯身謂曰：小子旣至半途，勿廢前功！精修勵行，非庸夫所能，秉志虔誠，其人難得，固非一時可聚也。爾輩但務神修，無有不格，必有慕而來者。今日少少許，安知他日送多多許乎？賢士領聖母神訓，奮力前修，以致聖會日加開盛，因感聖母之恩，新加白衣一襲，用以提醒眾人，則效聖母貞潔之心焉。

一意納爵爲名族之胄，初志欲建武功，焜耀一世，聖母愛之，乃以神光投其目，勸其修德明道，建立萬世不磨之勳。意納爵感甚，心志頓豁，謝俗辭親，直詣聖母名殿，終夜侍立聖母像前，慚愧往年諸犯，祈禱提援，自矢從茲精修，終身遠色，滅跡修行。不數載，伏庇聖母福祐，卽立耶穌聖會，約以美規，令從會者，於欽崇耶穌後，卽以敬慕聖母爲首功。聖母從是愈顯其仁愛會友之至情，勉其志，報其功，會中賢友，有蒙聖母親示將來秘密，或見聖母自張寶衣，蔭聖會諸友於其下。繇是諸友甚感聖母異寵，不特切於欽崇，尙隨處立聖母會，著書宣揚功德，佑啟後人，世世盡其欽崇無已也。

一伯納篤聖人者，向從古會苦修，愛敬聖母甚篤，更以勉勵諸友，冀獲福寵，因至成功。一日賢友領長命皆出，刈麥習苦，役作養謙，乃蒙

聖母携諸聖女以潔帨拭其汗，以異汁解其渴，以義樂慰其苦，眾友但覺鼓舞不倦，而不知其所自也。時有一賢老，不能力作，坐山側獨窺之，甚感聖母，卽以所見傳於友，令感其恩，因益其修也。

一意西巴你亞，近古有慧女，名德肋撒，自幼矢志，束身修德，數年道盛德隆，四方童貞之女，聞而慕之，往受學者甚眾，因立會院，約以良規，其勸勉屬女，以致敬慕聖母，從其貞跡者，極切極美，足徵神智之至，與其欽崇之虔，不易述也。一日聖女祈禱聖母福庇，忽蒙聖母開其神目，大張所衣寶衣，令視衣內，乃古今聖賢修會悉存焉；獨其會與其所慕耶穌會不見，舉以爲問，聖母以手指其心，曰：在斯在斯。聖女甚喜，乃筆於書，垂諸後世，以証聖母鍾愛精修之會，因勉同志焉。

聖母蔭保國家

一 中古羅瑪，天降淫雨，川河驟漲，巨蛇毒蟲遍城市，及水退，繼以毒蒸疫作，死傷萬計。時有大聖額我畧，持攝聖教，忘己救眾，竭神殫力，以濟公難。但瘟毒日盛，死者日繁，無計可禦，乃往聖母名堂，躬捧古像，率倡士民，游巡街市，籲禱天主垂祐。聖像所至，毒氣旋消，隨在湮散。至一河橋，明見天神收刃入鞘，示主怒已息，天僇將止也。士民見者，聞者，感聖母弘澤，從是倍加欽崇焉。此聖母像，今猶存殿中，所施靈驗，拯世難者，難更僕數也。

又後有外夷，復圖是國，統寇數萬，水陸交攻，城內士民，向識聖母慈能，仍捧聖像巡城祈禱。俄頃天變，黑雲驟集，冰雹衝飛，殘毀寇兵大半；餘者或以爭利相仇，或以誤認相殺，又損其半，旋遁去不復見矣。從是共斯當府，以屢蒙聖母保存，始稱爲聖母城，其士民新創寶殿，用垂

聖母功德于無窮焉。

一意西巴你亞國，外夷兵八萬來寇，勢甚猖獗，賢將伯辣起義兵禦之，纔千餘人，恐力不敵，退入山洞，少待機會，祈求聖母援祐，加志增勇，以敵公仇。時寇王恃眾深入，來圍山洞，伯辣氏仗聖母神力，出迎半日間，破殺夷兵二萬，賊眾大潰，沈川墮嶺，死者不可勝紀。伯辣氏收兵入洞，就地建堂，立碑銘聖母功德，以詔後世，使恒加敬慕，讚謝不忘。是堂至今猶存，往來者絡繹不絕焉。

一因多國，有名市城，素敬聖母，但緣富饒，致有外寇萬艘環攻之；時城內軍止一二百人，惟仗聖母之力，拮据隄防，數月救至圍解，賊兵反多損折，而我軍不傷一人。初賊攻城時，每見一奇美女，懸立城上，蔭護眾民，火炮不能發，發亦不中；賊去後，語傳城內，始知聖母不負望也。

一奧悟斯達者，古名郡也，民眾財豐，俗崇正教，藝學之精，聲名四達。時值東夷率眾數十萬入寇，逼近郊內，人心皇皇，有名聖吳大禮各者，聞敵至，卽伏聖母像前，懇求庇祐，旋獲兪允，卽以聖母之言，慰勉諸民，無貳無虞。未幾，隣國王親帥六師，意外忽至，征敗敵眾竄去，士民卒免大難，遂從聖師，趨聖母堂，朝謝聖恩，流傳至今不泯焉。

一翁格里亞國，自古以富強聞，有聖王德望者，以禮約民，適於正道，久享安寧之福。忽隣邦犯順，聖王起兵禦之，將出，復思三軍之眾，非攝以天主及聖母之神力，難致成功，卽伏聖母臺前，祝曰：至慈聖母，爾若允斯小國破殘，及歸化善民潰散流離也，敢不惟命，但祈勿使人疑吾以無志無望，以致勢窮如是極也；倘時難終不可免，小僕寧以躬受，無使此無罪善民當之。祝畢，自覺心志加強，無復疑慮，詰朝方辨色，

忽敵將奉主命遁去矣。聖人幸全其民，不致傷殘敵眾，以爲聖母護庇之明驗，卽率國民感謝不已。

一安日里亞，海中名國也。聖王厄都敷治，率民於善。時有大尼亞國惡夷，久蓄異謀，將發。聖王覺之，恃聖母庇祐不爲意。一日至堂瞻禮，正祭時微笑，左右大臣奇之。祭畢問故，答曰：是時正蒙主示，明見大尼亞王，統數百兵船，乘風將攻吾國。登舟時，忽失足沈死，吾是以笑耳。因知天主與聖母福蔭之地，必不令傷殘於凶惡也。

一露西大尼亞國，常受仁王之治，習於正道，百十年前，皇弟大賢，每念以此正道，遍傳普天之下，第苦無絲耳。因感聖母投夢，命擇數十智士，遣之海外，覓究隱島匿洲，從來足跡未及之地，卽以所得正傳，曉啟愚蒙。賢士謹領慈命，輒捐數萬金，具備船載，遣士四浮，一二月間，沿至

屬赤道之金地，幸獲正傳，終至辭邪歸正，欽崇萬物真主及聖母也。從是西士托聖母覆庇，歲出海外，以繼先聖之跡，隨其所到，無不宣聖母之弘恩，述聖母之靈跡。由此黑人百越，漸及中華，得聞真主之教，篤信而實蹈之，是皆聖母啟牖賢王之志致然也。然則聖母愛慈萬國，無類不切，其心真不可測，豈能以言述耶？

聖母啓牖愚蒙提學者

一亞爾伯多，幼時切向格致之學，而短於才，旦夕祈求聖母洪祐，勤行聖母日課不怠。聖母鑒其誠，顯謂之曰：汝所求必獲，但至終期必忘，令汝明知其學，非人力所致也。從是伯多聰穎越眾，無籍不通，無理不究，卒爲名師。後已垂老，一日方與眾講，一生積學頓忘，不復能記，因憶聖母神囑，詳告諸弟子曰：吾命終矣，卽辭歸內室，默道加功，以俟聖

母終召焉。

一篤瑪斯，天學名師，意大里亞國人也，生二歲，偶遇片紙，固握不釋，乳母奪之輒哭，見其中所書，乃天神朝聖母經也，因大異還之，遂止哭，吞之如飴，繇是識者，預知其爲聖母寵祐，後必樹名於德學也。至十歲，文學已成，卽攻格致之學，四載邁其曹耦，是後愈明物理，愈慕道德，欽崇聖母神形之蠲潔，侔等天神，道德之實學，超絕人類，優入聖域焉。

一路伯爾篤，弱齡攻書，鹵莽不通，爲同學羞，屢祈聖母祐照，倏忽大變爲中人以上人，洞徹理奧，同學罕及焉。

一童子黑爾瑪諾，家寒，學無資給，又短於才，未能上進，以故心志不定，功業不成，於是託賴聖母，依規行課，誦祈不止。聖母寵愛之，凡所求無不允，屢顯跡慰其憂，治其疾，釋其疑，啟其聰，且示以未來之隱，使

無理不究，無物不格，卒以博學聞於後世，又復加其日用之需，日措隱處，令其自取，至終不乏焉。

一幼童者，拜侍明師，勤文學，第緣質鈍，愈讀愈憒，久無功益，又感毒氣病癩，爲人鄙辱；童素承親訓，欽崇聖母，每旦拜禮，懇祝神祐，然後適學。一日因文義不通，見誚同學，憤甚，乃投聖母臺前哀哭，忽見聖母愉容招就，問以憂故，令伸其願，童乃自陳其質之鈍，病之惡，聖母持童手慰之，堅勵其望，以美花三枝，命其誠托天主聖三，點擦其首。童如命返室，立時惡癩盡除，心聰大啟。眾見其病退心明，詢知其故，遂各倍圖欽崇聖母不已焉。

一七八十年前，小童名伯多祿者，幼卽欽崇聖母，勤習工課，且氣質清明，足以成學，第緣家素貧窶，混跡牧羊。一日依規誦聖母課，聖母

顯慰勉之，令遊學，必成高士，毋慮供學之乏需也。小童聞命大喜，卽告親從師數年，上下諸學全備，幸蒙取師列食俸焉。然賢士不敢自滿，復投意納爵名聖爲師，因辭親友，謝世榮閣，修實積，卒入聖賢高品。史誌其生時，屢見聖母，親領其訓，故終守神形之貞；又垂終時，復接聖顏，以致慰引升天，享永福也。

一近世小西一老婦，素習邪術，幸聞聖教，卽篤信欲從之，第因鹵鈍，未能習學教要，不及領洗。一日感疾瀕危，復懇求洗，教主欲俟其病間，習熟經文。未幾老婦死，親識哀籲，教主亦悔，乃至將殮，復活云：死後如游空際，至一美境，幸見聖母寶座，端然異光四射，座下一天神侍立，告聖母曰：是婦來謁，乞容一面；聖母俞允，卽問已入教否？對曰：入教奉誠，我所願切求者也，第緣經文未熟，未及領洗；聖母卽時令捧教要，親

誨之，誦熟，然後命天神，引返其室，遂誦聖母經文，一字不舛，親識大驚喜，卽延教主領洗焉。從是道日明，功日益，以報聖母靈惠，仍存世數十年，未敢少怠也。

一篤默三執近世名賢也，髫齡卽知奉敬聖母，守其規，誦其經，晨夕不忘。至年彌長，而精修之志彌強，乃往拜耶穌嚴會，避喧獨修；但緣體弱性朴，言語不給，會長辭焉。善童愛甚，入堂投聖母臺下，涕泣祈禱，乞賜仁祐；聖母允之，卽刻言語明快，心志大顯，隨問輒應，無疑無謬，于是會長奇之，探知其自，卽容入會；是後精於道學天學，終入聖賢之品焉。

一古有聖人，曰道瑪都我，舉攝聖教。初蒞神治，思治中被聖化者，僅十七戶，其餘百千萬眾，尙迷於邪，朝暮籲禱，求主示，從何道以率愚

民歸化也。未幾，蒙主耶穌聖母瑪利亞自天降慰，允其所求，時命聖徒若望，以聖教微旨詳誨之，使得轉提愚民；從是聖人所造靈跡無算，化億萬眾，奇功滿冊，畧見聖人行實中。

聖母護生產者

聖母弘能神力，無所不顯，又往往顯於產育之際。蓋聖母初領天主降胎之報，即聞意撒伯爾聖婦，蒙主賜孕，往賀；意撒伯甫聞聖母之言，遂覺孕子踴躍，因知天主降孕聖母胎中，伏叩讚頌云云。據是後聖立論，皆云：天主降世後，所施首恩，即托聖母施於孕育者；蓋指意撒伯一見聖母，即知向所未知，其子從母腹，即蒙赦原罪，具有聖德，而望新降之主也。是後乏嗣及難產者，但望聖母恩祐，鮮不獲焉。

一弗浪濟亞國，有功聖教，聞於後世。一賢王諸福畢享，獨以乏嗣

爲憂，其后憂更甚，問計於名聖多敏我，聖人對曰：賢后欲獲所求，無他營，獨以虔心奉聖母工課，從此立望無疑也。后依聖言，期年舉子類斯聖王，奇功聖跡，史不勝書焉。

一弗斯辣郡，古有名室夫婦，賢而無子，聞聖母凡於欽崇之者，未嘗負望，乃入堂，伏求賜子，幸獲，卽願獻聖母爲役。未幾果孕，孕時，夢懷一狼，後入堂，忽變爲羔羊焉。旣產，如願獻之聖母，遂養育訓誨，殫盡心力。乃小童忽被邪誘，漸逆親命，慈母苦責之，復述往夢，泣訓曰：吾初夢所懷者狼也，入聖堂，乃變羔羊，茲汝不肖，與狼何異？但不知何日轉善變羔羊耳。小童聞言，大異且感，當蒙聖母膺增心力，遂辭親遜世入精修名會，從是立志修德，與年俱長，屢蒙聖母親臨慰勵，至終時，降接收天域焉。

一加巴多，有夫婦二人，尊而富，且有懿德，苦無後，朝夕祈天主及聖母憐賜之，終見允，生一子，名額我畧。既生，加意養育，能言，即使習稱耶穌瑪利亞聖號，令念其功，踐其跡，克服積功，繇是善童，心恒情順，體清容靜，易受實學嘉種，其於同塾，翹然秀出也。于是愈勤主母之功課，卽愈蒙主母之寵福，以至棄塵世之陋業，保神形之貞潔焉。一夜寤見二艷女投於目前，乃疑而拒之，掩目自防；二女曰：賢士勿疑，吾雖具艷相，實則爲貞潔明智二德，奉上主命，固爾心志，啓爾明悟，自茲左右，終世不離，一則保爾聖躬，一則佐爾諸外司，使周知事理，酌應世事也。語畢不見。賢士伏感天主及聖母愛寵，誓沒世不忘，因加志淨潔，以人類法天神焉。

一古加里亞國王，撫有大國，恒以無子爲憂；後獲聖母福祐，生一

女喜甚，殫心教育，令早習於聖母之功課也。女亦慧穎異常，五歲卽能多誦聖母經文，多念聖母功德，恒禱其祐，獲財必施窮婦，使誦聖母經，卒成聖女，所稱撒伯者是也。

一米耶西之名郡，幸獲聖母生耶穌時，所用襁褓，凡遇產之難者，請祭司致之產室，以行祈禱，無不沐澤而易產焉。嗟嗟！無知微物，爲屬聖母，卽有大力，能施異恩，聖母之靈寵，爲何如哉！

一斐德理，各古名聖也，初庇聖母寵福，修學積德，感激四方，使歸神化，欽崇聖母，守正教嚴範。忽民間一善婦，產子數日，意外倏亡，二親旣緣無子，又緣是子未蒙領洗，慘痛倍切，以告聖人，聖人哀之，將死子直入聖堂，謹置聖母臺上，懇聖母顯其慈愛，忠役之仁心。禱未畢，死子啓目張口，搖動手足，明驗復活；二親大喜，聖人抱小孩依規施洗，使滌

夙染，入聖教焉。從是士民皆知聖人大獲聖母寵愛，因服其教，受其業，無敢或違逆矣。

聖母援拔垂終之難

一尼閣老古大聖也，明德精修，其所守嚴規，獨以欽崇聖母爲首功，其所行，務愛人如己，更切於勸善。及老，德成而氣已衰；其染疾時，每聞天神奏樂，舒其懷，慰以升天之望。垂終，親見吾主耶穌及聖母親臨接之，謂曰：忠僕喜兮，汝當入汝主樂兮。聖人不勝忻幸，大呼笑嘆。左右道友問之，乃具以告，言畢而逝。善哉斯逝乎！遺樂於友，遺馥於室，遺表於後矣！

一賢士肋知納多，向入多敏我聖人神會，勤於克己，數年積誠，動物，以爲精修之儀表。聲聞四國，日久勞神，因致衰病。一夜正祈禱間，忽

見聖母携兩聖女，臨其榻，以所備天液，抹其五司而去。病頓愈，後數十年復病，將死，道友勸傅聖油以禦魔計，賢士曰：「邪魔之計，非我所畏也，尙欲戰勝辱之；蓋向蒙至慈聖母，親抹賤體，茲將仗其聖祐，望詣天國，拜聖容而承永福也。」言訖，仰天泰然而卒。

一古有諸侯亞都爾弗，權治一方，忽念世樂虛幻，天福真永，輒辭塵世，投入聖方濟斯各會，以獨修備不虞也。一日將終，自念積功甚微，嚴主案前不可逃避，懼悚不寧。聖母素感其虔，乃携無數天神下而慰之，曰：「小子何畏乎？爾向所事仁主，鑒爾至忠，將邀爾升天受報，又何畏乎？賢士聞畢，昂然拱臂，欣笑而逝。」

一世胄達尼老，自幼切慕聖母，以聖母工課爲所學首功焉。忽遭奇病，諸藥不能愈，聖母乃抱嬰兒耶穌，臨其榻，置之懷中，達尼老不勝

欣喜病卽愈。是後復思病中，聖母所囑神言，卽絕財辭親，入耶穌聖會，方一載，大嗜德味，每求聖母早脫之於塵世，携登天國。正近聖母升天之日，賢童思願甚切，托老楞佐聖人轉求聖母，賜於是日畢願，潛知聖母俞允，卽殫神力以備終規。卒之前六日，感微疾臥，諸友猶不爲意，乃自云：終期不遠，至聖母升天日，果出眾友意外，從聖母飛天矣。

一 依撒伯，大聖德之后，生子加樂，早習欽崇聖母之實學，凡誦經，至念天主聖母瑪利亞一句，卽玩內義，喜慶聖母所獲天主殊福也。後出征逆寇，死於意外，偶有所犯主誠未解，應墮冥獄，其母聞之，伏哭聖母像前，乞提祐，遂得神形復合，獲悔罪領赦之大恩焉；蓋聖母感其生前玩內義之功，而報以死後享真福之恩也。

一 近世意西巴國一客，素愛敬聖母，每以餘資濟人之急，凡遇吾

主誕日，感恩圖報，卽邀貧窶老男婦，並孺子一人，以狀若瑟聖母耶穌三位而厚饋之，歲以爲常。後客疾將死，驚懼未知何往，乃見聖母抱耶穌與聖若瑟偕至，愉色相謂曰：汝恒邀貧窶三人，以謝汝主及吾恩，今邀汝升吾天堂，以享福宴。言畢，賢客不能當神樂之甚，靈神隨之逝矣。

一不潔婦，日久悔心忽萌，聞天主聖母慈悲至極，凡遇虔誠慚悔者，無惡不救，無難不拯，卽欲改圖絕慾，直赴聖母故宇，以修其行，沒身不退。東裝起程，至半途，僕夫貪婦所挾資貨，刺而劫之。婦傷重，擬必死，恨不能遂其善志，嘆曰：吾一生所犯極重，世間諸刑諸苦，必不足贖，但前者仗聖母神祐，得立改悔獲赦之望，今不能遂，可若何？言訖將死，見聖母舒容慰之，令之起，勿慮，將遂汝願。婦聞卽躍起，傷悉瘳，僅遺微痕耳。旣至聖母神宇，伏叩像前，告悔積愆，精修補罰，復對眾詳其始末，以

揚聖母之恩焉。

一古有室女，嚴守貞節，勤事聖母經課，日夜不輟。室中獨有老父，時值要務他出，女忽被強暴所污，不勝辱恨，自刺欲死；復思不可，恐死後遂墮魔司，乃懇聖母垂佑，不使靈神偕形永死也。聖母遽臨，以手瘡其傷，以言慰其憂，復令往投名賢求教。女子如命，承大賢神教，辭親入貞女會，消贖往日過犯，以報聖母弘恩焉。

一額肋濟國，有一異端，其子游善師之門，日聞正言，見正行。一日父問子習何業，讀何經？子以正對。父嗔怒，投其子於火，將焚之。子入火不懼，惟誦所習正規，祈祝聖母，聖母卽以寶衣覆之，不使少有傷也。既而母呼其子不見，乃從火中應焉，驚救出，始感聖母神恩，其母亦辭邪歸正。教司捕其惡父，投火中，惡其殺善子也，眾聞而快之。

一濟理樂，聖教名賢也，自幼切慕聖母，謹習其經課，朝暮執工不惰。學成柄教治民，卓有奇績，著作精美，多闢異端，宣主教之微旨，保聖母之榮名，故其終日，聖母切援振之，使其無險害，而有令終也。

一數十年前，西北一學士，幼務實學，欽崇聖母，卒沐其澤，得登主祭崇位。年久以魔妬，漸迷於人世之陋業，聖母屢牖其衷，而魔亦屢肆其害，乍醒乍迷，不能固持善業。既而感疾將危，始知痛悔，請解於賢師。方在告悔之際，似見天主高座，將審其罪，主右又見聖母，其下又見意納爵聖人侍立，又聞天主重責其一生之非，又聞聖母細述其默牖之惠而不知改，加之永刑，允協至理。學士聞畢，不能措一辭，惟伏聖意，納爵足下，求聖代祈赦宥，不敢復忘恩也。聖人卽爲祈聖母，聖母復先容祈天主，幸獲兪允；於是聖人令病者復愈，并告以罪之赦。從是學士甚

感聖母及聖人之功德，絕冗投僻，自修其業，隄防將來之大難焉。

聖母提援貞潔之危

一古有賢王，名恒禮格，早蒙天主及聖母默啟，矢志守潔。後從大臣屢請，娶隣國公主古尼恭德爲后，其聖德實王好逑，以德相迪，各守貞潔，不相狎昵，由是令聞廣播，萬民欽仰，國家受太平之福矣。乃邪魔生妬，圖間夫婦之情。于是聖后初覺，君心懷疑，欲爲解釋，先祈天主與聖母扶祐，次以火煨鐵板置王前，跣足蹈之，証己未嘗喪潔。蹈火之際，忽天聲降曰：貞女勿懼，聖母瑪利亞必將祐爾。王于是甚感聖母，悔其妄疑，從是二人加勤倍功，爭先精修，以報聖母靈惠焉。

一弗耶得國，古有室女理都未納，幼志永潔，因以欽崇聖母，不聞其功。旣長應婚，二親爲覓良士欲歸之。女驚惶苦懇，二親不允，于是赴

聖母堂，祈求賜祐，勿使負守貞原志也；若無計可免結婚，卽賜通身染疾發瘡，令人厭棄。聖母鑑其虔誠，卽如其求，俾感惡疾，穢瘡遍體，親戚無敢近，于是賢女自喜得意，併謝聖母。從是臥疾三十載，未嘗移身，大著忍耐之德，以至上召天神，下召人眾，羣來瞻仰，或以慰其苦，或以自益其身也。

一近世意大里亞國，一少女，習聖母神學，甚願襲其貞跡，以獲寵祐。忽值豪族悅其色，計致之，潔女如海中山嶽，強風四鼓，愈穩愈清，稍不見變。豪族乘夜踰牆強摟之，潔女見時迫，引之至聖母像前，伏求神祐；時蒙聖母啟迷，豪族大悟重罪，自慚自責，不復敢妄營矣。潔女幸脫污辱，重感聖母，遂投修貞女會，以備不虞焉。

一擲恭德，世家潔女也，少志永貞，勤從克服，已立實功；二親始爲

營婚，而少女不悅，常祈聖母祐，遂其志，得踵聖母跡也。聖母令其姑順親命，終將無害其貞，賢女忻從不疑。初會良人，賢女細述其願，及聖母所傳神旨，因懇乞同志修行，以奉聖母，必將受生前死後真實無限之福。良人聞服，卽時立志同修，因赴西都朝謁古聖名跡，賢女輒投教宗臺下，願捐產入會，求容于貞女之列，以潔其修。良人不悅，先馳歸，欲售其產業而私之也。賢女聞夫歸，亦起程，安步而行，卒先到，鬻產，造立修貞女會。良人深訝己先行反後，妻後反先，知非人力，卽大悔，投聖母臺前，號泣請罪，從此始堅修行建功，以補前失，以報聖母洪恩焉。

一法西亞，皇室女也，早志神形之潔，每誦聖母工課，即求庇祐，以保其貞。時叔父監國，諸女皆婚，聖女無計可脫，乃蒙聖母指引，偕其母奔鄰國，潛入貞會，剷滅名跡。聖女幸脫外仇之網，邪魔妬德，復往誘惑，

將溺其貞焉。幸仗聖母神祐，避逸親勞，減滄短寢，以絕諸倪，卒破魔策，存其貞而立大功矣。後病臥至危，聖母携眾聖女，從天臨格，以寶冠冠之，示其死後，將受天上之福冠也。

一思物濟亞，西北之國，昔有理納聖女，從父母賢跡，習於欽崇聖母，每日誦其課，不敢忽，繇是聖母鑒其忠誠，提進之於潔修焉。至應婚之年，親爲擇婿，但女志在保潔，又苦親命，幸蒙天主默指，姑從之。既婚，卽傾心告夫，并陳修潔之美，勿從暫時僞樂，致失大寶。夫聞大服，同誓永潔，爭先致功，相師以德，至終不悔不間也。旣而貞女偕其賢母赴羅瑪西都，時有世家慕其德色，以正禮請婚，不許，將強之，忽兩目失明，乃悟其非，入堂投聖母臺下求救，并懇母女二聖代祈主祐，卒獲復明，亦修行，至成功焉。

一寒室寡母，偕其孤女，虔事聖母，嚴守潔貞，窘甚，忽蒙聖母意外周卹，頓見豐饒，鄰里疑以女之不潔致富也，論議沸騰。賢母不安，伏泣聖母像前曰：往蒙慈母弘恩，提立窮室，茲者人疑且嫉，誣以不潔，名節謂何？惟我慈母，獨能我救，以白是非焉。異日士民聚會殿中瞻禮時，眾見一鮮花冠，從上垂下，停住女首，聞空中言曰：此女潔淨童貞，無瑕珍璧也，吾甚鍾愛，故以花冠旌之。時大眾共見共聞，無不叩感聖母仁惠，從是亦仰戴母子之聖德矣。

一小童者，質清氣和，鄉黨愛之，一淫女欲與之私，誘以金圓，小童未悟，受之。既而入聖母堂，仰覩聖像，嘆仰無已，卽以金圓獻之，誓定從是獨敬聖母，必不並容他情。忽聖像如活，伸手接圓，善童惶悚，明知聖母賜允其願，且喜且讚，叩謝歸室，每以所見神跡，慰其心，勵其修焉。至

後日久心變，其親將爲結婚，童亦忘前誓，正至婚日，忽聞天聲呼其名，且責以忘前金園之約；童聞猛醒，卽圖改徙，以絕諸端，立時辭親謝世，往投精修之會焉。

一味增德聖人，從幼敬慕聖母，每日謹誦其課，矢志蹈聖母貞跡，投入精修之會。忽有淫婦，爲魔所蔽，圖污聖人，聖母趨拯，令魔反攻淫婦，附其體，摧殘不止。于是親鄰拮据祈禱，無所不至，魔不退，謂眾云：吾無所懼，獨懼味增德耳，是士投火不燃，豈不可畏乎？親鄰聞知，遂趨請聖人，求拔婦難；聖人至，懇祈聖母，立時驅逐，淫婦幸脫魔難，亦悟邪歸正焉。

一諳日里亞國，古有幼童厄蒙薦者，早沐聖母宏澤，志於潔貞，謹束其身，避邪友，侍賢師，積德博文，日加進也。乃聖母欲旌其潔，深其學，

卽顯於目前，賜之最美珍石，令以爲記；從是賢童猛奮神力，致其精修，以報聖母重恩。一日出城散步舒懷，忽逢邪友，邀以遊戲，不從而返。適遇絕世美童來迎，問爲誰童，曰：吾乃汝信伴，偕適學，偕返室，偕相出入，猶未識耶？汝視我容，庶幾知我矣。賢童見其額有耶穌二金字，驚駭伏叩；耶穌復慰之曰：因汝方避邪友，以保神潔，故吾特降慰汝，以堅汝志。言訖不見。賢童不堪神樂榮福之重，愈加嚴功，終入聖域，爲本國楨幹焉。

一篤瑪斯，古世家之胄，從襁褓，蒙聖母寵愛，僅滿十歲，志於精修，辭親友，絕世謝慾，剷跡隱焉。其親不悅，盡力阻撓，至令淫女竊入污之，賢童不勝悵恨，持所值火炬，驅逐淫女，閉戶以炭畫十字號於牆，伏祈耶穌與聖母援祐，誓願終身守潔。俄困睡，有二天神降臨，賀且慰焉；且

以神帶結束其腰，謂從是不患淫感相擾矣。

聖母濟窮振難

一早寡賢婦，矢志守節，其女亦資性淑善，願保童身，母女竭力事奉聖母，恒執工課，但因貧乏，以不能親至主堂，瞻禮聖母爲愛。一日携女於聖母像前，伏告曰：吾窮甚，育此小女實難，願托聖母慈悲蔭庇，迄終勿置；次謂小女曰：天主聖母，卽汝母也，今後孝敬事之，以慰我願，以盡汝職焉。次日乃有客詣門曰：向蒙汝良人以百金相濟，久稽未償，今特奉還，幸收之，擲金而去。母女莫知所以然，第歸恩聖母，以金置衣，日至堂瞻拜與祭，表其感佩之誠焉。

一昔有貧室一女，生甫七齡，聰穎秀麗，敬尙聖母，研習神功，每蒙聖牖。一日懇二親爲備聖母經籍，以便誦習，定其志業，親以窮乏莫能

致，姑令就學習書識字，然後備經未遲。小女承命適學，值他童手捧聖經，借觀之，開卷了然，從首徹尾，背誦如流；眾大奇之，仰慕以爲聖女，拯濟其乏，扶掖其志，卒守童貞，躋聖列焉。

一近古西北一人，貧且病，計無所出，惟常欽崇聖母，希望提祐，以濟時難。一日邪魔乘機，貌一美婦，臨榻候疾，且詢憂故，并許將來允其所求。病者初奇其像，次疑其僞，問爲誰來，斯何故？魔先直陳其名，次述來意曰：吾乃冥獄魔也，特來濟爾急，振爾難而已。病者大驚，疾呼聖母，魔聞呼如雷擊，飛散不見，病人頓愈，仗聖母蔭庇，生計亦漸裕，不復窘迫矣。

一前四百餘載，一善人，以罪繫獄，耗財蕩產，憂甚；一日魔顯美形問憂，且自詡其大力，將致慰焉。善人初聞旨言，觀仁色，喜甚，恨相見晚

也。魔得計，乃令辭背天主及瑪利亞聖母，然後將獲其力，而脫於難。善人聞言大驚，毛豎體悚，始悟魔計，恨怨不止，望近岑所立聖母堂，踞懇破魔，迪以正道；聖母立時慰其憂，釋其疑，拔濟其乏，使安且寧，而獲吉終焉。

一大瑪斯各，古名郡也，謹奉聖教，欽崇聖母，蒙聖母從繪像中，施無數靈恩，以報其誠；其像蓋木板，繪聖母德容，時見四流神油，取用之，無病不愈，無禍不去，無難不除，無魔不逐，遠近聞之，祈恩者接踵，無不沾其潤澤也。

一古聖大彌央，早年克明克類，卽極致欽崇於聖母；精修旣著，更欲廣其功，傳其神學於遐邇，乃立修德之會，大召同志，以言以躬，迪率於道之奧域；復計感格聖母，寵照其會，乃製經課，令從者日誦，以致其

欽崇之實。從者初行勤切，每著神功，日久迷魔，間斷美業。未幾，會中諸務紊亂，所積或值火燃水漂賊掠，漸消殆盡。聖人知之，輒陳神訓，重責其友，仍令倍功以補前缺。從者悉依師命，復習神功，繇是聖母復顧其役，使內外安寧，終守其業也。

一斐德理，古爲貴家之胄，早孤依母，卽顯聰智，母欲玉成之，因家貧不遂，但引之恭敬聖母，篤望其祐。一日入堂瞻禮聖母，忽得鼯鼠頸帶珍石指環，因思其環，或係鄉鄰誤失，徧訪不獲，始悟爲聖母所賜，以給其不足也。從是母子愈感聖母慈恩，復倍其功，小童數年之間，理天二學旣備，柄教建功，卒成聖品。

一前數十載，意大里亞國，蒙德味府，郊外有聖母容像，繪墩臺上，時有牧童經拜，忽見聖容涕泣，驚報教主，教主審實，率士民至郊外，朝

瞻聖像，營創巨殿，以召萬民欽崇聖母，因沐其靈澤也。從是四方之國，聞風趨覲，爭表其敬慕之虔；其各受恩惠，爲大眾目擊者，如瞽視聾聽，瘖言癱伸，魔脫愛慰疑解，未易罄述。余時親見一童生來無舌，一至聖像臺下，輒眩暈在地，立時張脣，舌從根生出。又余友亦述一人，僅存雙臂無手，至聖堂前，四體戰悚暈倒，眾視其二手，從臂漸生，以至成全云。

一賢婦者，僅育小女，以所習欽崇聖母實學訓之。女外美內鈍，難習神業，荒嬉自知，賢母屢責以正訓，姑令聊居末功，但念耶穌瑪利亞二句，必將有益無悔也。女以爲易，從而習之。日後女閑戲園中，魔至牽其臂，將推入幽獄，加承僂焉。女見時，迫卽呼耶穌瑪利亞聖母，魔惶驚釋放，恨怨而去。女幸脫，奔告其母，母乘機復勸，終至改圖，加欽崇之功焉。

一近世二十載前，意大里亞國名家，幸獲一子，長不能言，二親常以爲慮，計無所出，獻之聖母名堂，祈禱提祐，不日舌解，應答如流，二親感激，倍加虔敬讚頌聖母。小童自圖蹈聖母潔跡，投入精修之會，終身不悔焉。

一宗徒雅歌伯鐸教大邦，久之信從者寡，憂欲他適。時聖母在如德亞國，相去甚遠，默識其憂，托神力，顯聖人前，釋憂致慰，囑建聖堂，以永存聖恩，此地將來必欽仰吾子耶穌及母氏也。聖人聞言感激，如獲復生，遂創聖堂，致敬聖母，繼而倍功窮力，以廣聖教，賴耶穌及聖母洪祐，信者日益眾矣。聖堂至今猶存，而聖母向顯之像，日施靈恩於病難者，難罄述也。

一昔有一婦，初染惡習，遂蒙不潔；一日道經聖母堂前，欲入一觀，

乃當門聖像，卻之不容，婦繇是悟其罪惡，遂叩聖像，祈禱先容，必將改圖。禱畢，見容入堂，直至主臺，伏仆哭號，求恕生平重罪；出復叩聖母像前，謝恩并立誠志，從是束身改跡以補前失。未幾，退入深山，自責自苦，竟破魔計，備積大德，入聖婦之品矣。所謂大惡之積，幸蒙主祐，卽致聖德之積是也。

聖母罰儆不肖者

一 中古西南國，有異端名搆思多畧者，違背聖教，私傳邪說，蠱惑善民，甚至誣聖母非天主真母。以故教主及當時聖賢，咸闢之；西總王亦不容居國中，投諸荒裔，竟染異病惡疾，唇舌又被毒螫殘虐，四體腐臭而死。凡聞其惡終者，莫不稱快，乃知聖母於善者爲慈母，於惡者卽爲嚴司。

一如禮亞諾賢王之孫也，卽位初，頗欲繩其祖武，以收民望；已而惑於邪說，背教虐民，放恣不止。當時聖賢進忠諫者，王皆不容，尙貶黜誅夷，又肆逞欲滅天主聖教，毀燼諸神殿宇。忽伯爾西亞國，以二十萬眾侵其疆，惡王統軍出，出時尙發滅教殺忠之意。當時聖賢偕諸善民，旦夕祈禱天主，哀懇聖母，預備降祐。惡王迎敵，忽見一矢從空而下，直貫其胸，抽之又傷其手，痛甚，知不可生，切齒怨恨天主與聖母而死。是時聖母顯於罷西畧聖人，示之曰：惡王中某聖從天所射飛箭，死於陣中，汝可傳善民，令勿復慮。數日後報至，如其言。

一東國有不肖王，謬頗尼末者，棄先王仁治，習於異端，焚聖母容像，恣其狂詆；天主僂及之，始發毒瘡，致極痛，繼又染瘡，苦不能當，自恨而死。死時大呼曰：獨緣獲罪瑪利亞聖母，乃生時卽受永火之僂；因命

國中士民，從是欽崇聖母，勿致簡瀆，而招不追之悔也。

一教中仁會偶乏，貸諸富室不與，及以聖堂錦幔質之；後遇聖母大瞻禮日，仁會暫假所質錦幔於富室，以備聖堂一日之用。富室甚吝，僞曰：以妻新產方用，勢不可取。次夜聖母顯於其妻曰：爾夫自絕於天主，其受儂亦將不遠，且剛愎自用，不納爾忠言，死且墮冥獄無疑也。所產之子不能存，獨爾常切敬我，多累之後，竟獲多福，將至吾初生之地而善終焉。後果一一不爽。

一古世善士某，從幼敬戴聖母，日誦經課無缺，偶遇敵寇侵掠，擄至其地，善士置他務，獨執欽崇神功。其渠魁錮於邪術，棄疾正教，聞善士誦主母聖經卽恨，至欲斷其舌。一日携之出獵，某乘便視左右無人，取所負火銃擊殺之，不忍其慢侮聖母也。後從者追至，某計窮，祈聖母

投諸河姑隱焉；從者至河濱，徧覓不見而返。某後出走，忽見一大獅從山出，駭甚，仗聖母力不相傷，且相隨行。未幾，賊復追至，竟盡爲獅捕，旣至其鄉，獅始辭去。某重承聖母護祐異恩，感謝沒身不忘焉。

一亞納多畧，古爲異端之徒，嘗以巧令率人于邪，不使自悟；日久邪術露，爲司教者所捕，會將判于公庭，過聖母塑像，異端亦拜之，以獵善名，且冀減其罪；聖像忽反面背之，若不受惡徒之禮也。時官司以其惡跡未甚著，將減其刑，輿論不服，官司不能決，質之于王，王亦從輕擬；都人士蒙聖母顯矚，終不能容，王竟從眾請，命惡徒服終刑焉。投之育獸場中，獸爭攫齧剖裂，四散而去；畧存殘體，懸之巨架，以曉國人，一狼又至，踴躍攫吞之，無復遺留矣。

一異端惡師，與其徒談左道，時及瑪利亞聖母，簡瀆鄙賤，與俗婦

無別，談畢下座，足高氣揚而出。眾嘆稱，送至門外，將登車，其馬素馴，忽變猛烈不可制，且蹄且齧，惡師四體俱遭殘碎。眾視之駭然，乃知簡慢聖母之罪甚重，見世受僂，其受後世永僂，亦可推矣。

又是時是地，更有同類惡徒，忽聞隣人述言某處，每見聖母像施靈驗無數，以應萬民之望，乃笑曰：吾廐中一畜無目，置之瑪利亞像前，不識可復明乎？遂携瞽畜往，意欲致笑柄耳。畜至像前，厥目即明，而惡徒乃失目爲瞽，反見笑爲眾民僂矣。

一日瑪尼亞國一童，初投賢師，入聖母會，習文仁二學，聲名日噪，忽比匪人，溺於邪陋，美學日消，惡德日進，彌陷彌迷，不能復悟。賢師深惜之，每設神訓，言提其耳，然入左出右，曾不稍停於心也。一日偕惡友出遊，興盡而返，隱几深睡。時几上燭淋，初燃其衣，竟燃其體，童醒投身

於地，展轉呼號，痛不可忍而死。

一如德亞國惡徒，偶至他方，見壁懸聖母容像，卽發恨泥污之；士民聞見者以爲恨，然皆畏惡，不敢圖且訟焉。時有一人，自幼手足痿痺，恒臥不能行，乞度生者，聖母顯命，往僂惡徒，吾將祐爾。病人如命，匍匐請命於官，告以聖母嚴命，官初笑以爲癡。病者曰：但許我僂彼，以驗聖言，不亦可乎？官乃命眾捕惡徒至刑場，病者初尙須人以行，行時自覺力生，愈近則力愈增，旣至，其力已全，自立自行，不復須人矣。官令執劍，親施大主之僂，病者喜躍，直前刺之；惡徒初不爲慮，執劍來敵，乃手足忽如痿痺，不能逞，瞬息被刺而死。法司見之，共諸士民，嘆訝聖母至能，自此倍其欽崇矣！

終

24
111221
51

24

111221

(5)